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潘恭定公狀畧

萬曆之十年壬午十月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笠江潘公卒於家其明年癸未巡撫都御史上震悼賜　諭祭者二遣官營塋贈太子少保已而　命翰林臣考公行錫之謚曰恭定明興大臣得謚恭定者僅故

大司徒年公與公而兩年公故嘗宣力泰順聞
屹屹砥柱者也法所謂敬順事上純行不爽公
於年公有光而　天子之制命與祭先後辭褒
揚公材德政術不啻稱是中外聞而歆言之於
是公之子學憲君允哲方伯君允端將以其月
某日塋公　賜瑩之其兆伐石以俟鉅公大人
之誌若銘而屬世貞狀其事以備采世貞故習
公又與學憲君姻好所願為執鞭者也敢以荒
落筆研辭公諦恩字子仁別號湛川已更號筌

江其先毘陵人至元季而有添二公者避兵徙
上海遂為上海人添二公生靜庵公某某生端
原公麟仕為所大使麟生默軒公慶多行陰德
信然諸有鄉里稱以公貴贈都察院左都御史
有二子其季為願菴公奎負幹用仕為項城尉
課最當遷自免歸願菴公始娶於趙夭繼娶錢
乃生公嘗拜公封為按察僉事而錢先逝贈宜
人矣最後願菴公復拜公贈為左都御史錢亦
為夫人而公復為趙力　請贈如錢公生而明

頡凝重離襁褓即不妄言笑宛若成童六歲父
教以四聲高下揚抑不兩日而悉之稍長受經
術所構制科義蔚斐有聲補邑博士弟子試輒
屈其曹偶無何臺試第一且廩而屬有諸生當
貢而居喪服除者必廩而後貢公憫其老曰吾
何所藉一食而忍皇皇其長者推以予之嘉靖
壬午公年二十七舉應天鄉試第九人明年登
進士甲科授祁州知州歲當均賦公至之未
幾為正冊籍清弊竇隱戶無匿田田無匿稅衆
伍新舊裒而濟之高下稱平其吏民故朴魯而
造之頃不數言而決咸搏頰稱快以去當入
覲用治行異等調劇得禹州州故名御諱悍
王國也有子侯豪戚環衛之屬而其俗亦強侈
既聞公治祁名稍稍斂跡而公一切以寬平處
之獨謝絕居閒亡所狗其人大服至為語曰毋
相讐避潘侯毋甚口慴大守公在禹未幾而積
貯為列城最會歲侵發庾而貸之無饑者尋擢
南京刑部員外郎吏民思公謳謠不已至生祀

之遺愛祠以配鄭上卿公孫僑漢承相故潁川守黃霸語見州志中為南刑部一歲所而以錢夫人憂歸滿三歲服除得刑部員外郎時天下當鄉試而執政者新議更其　制以為不當以取舍屬監試御史特遣　京朝郎往而公用文高首得河南所拔多知名士而少傳郭公材尚書劉公自強魏公尚純侍郎喻公智至與公並貴八座聲稱相埒程式文亦以爾雅為諸方冠還署之亡何遷廣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政廣西故僻而椎於訓故外亡所媚習公乃增益秩文所先者啓之而其要歸在於敦本實貴器識以故自公後薦南宮者不虛歲而名臣亦間出時靖江王驕勒其國儒卒之子弟毋得充諸生即充諸生而試者必以賄不則銀鐺其父若兄公謂立賢無方非耶移文長史司謂　王復勒諸生試者吾立論糾汝　王聞之悚然諸生乃獲試而公嘗署按察篆又以勾捕　王所匿大猾必得乃已　王滋啣之其後竟以與御史監司

競而上疏首誣及公　上為遣給事法曹緹校
置獄勘公亡所侵　王奪祿國臣以下抵罪公
之視學政居職自稱賸於前後數公而其攝廉
察篆尤亡害考最錫　詰遂進四川布政使司
左參議分守川東西北三道所至督有司輕平
其徭賦察見寃滯其理所在嬰人尤德之遷山
東按察副使巡察海道所部登萊饑郡邑亡見
庶民習逃徙抱鼓閭作公多方設法勸募賑貸
之因借其力以闢荒蕪乃嚴約束布耳目民方
見以畏懷有生色而御史檄公監試事錄成進
御而時相有修郤於御史者摘其語以為譏訕
詔逮御史及提調監試臣者遂及公時傳　上
怒甚且叵測公曰　上明聖詎忍以語寘人死
且　上也即死之而生之毋非天也我安敢避
亦自若謫廣東河源典史公遂之河源沿檄歸
覲順菴公道轉贛州府推官丁順菴公憂歸服
除補福州府亡何轉南京太僕寺丞再轉南京

禮部祠祭郎中復為江西按察司副使整飭贛州兵備兼分巡嶺北道公既坐無妄謫而資歷久亡出其右者以故自河源尉凡四轉而復守故官艫鞅錯於道席不及暖公亦不及有所設施而縉紳先生不能以聲色窺公而益信其為公輔器公之在贛屬峒寇漸平遷浙江左參政分守杭嘉湖道方按部海塩而島寇猝至圍之數十匝時城無見兵公鼓舞吏人晝夜睥睨間不少懈賊知不可破乃解時謂塩官孤城非公在魚肉矣而公進雲南按察使未上擢江西右布政使居無何遷浙江左布政使凡三轉而始為政首革贓吏出納之弊郡邑來上賦者如寄已而其民洞知之郡邑亦不得緣是而取奇羨又數佐其臺使者禁斥貪墨浙人稱便復提調試事所得知名士逾於山東時入覲與太宰御史杭辨賢否多降心從公甫竣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下車問父老閭左所疾苦得黃墨綬以上不職狀輒移文顯責之至有

望風解綬去者　徽恭王托玄修蠱　上而子庶人載墝繼之益為忮嘗輕行去其國以覘留都又多掠良家子充後宮占民田所賊殺無辜數十百事聞下公公與御史悉發其狀論廢徙皇祖陵削其國秩盡奪所占還民　徽既失國伊庶人復為忮忮甚於徽公首鋟其鋒剪厥羽翼其後竟得罪豫州部稍稍息肩矣公嘗整礦卒付裨將將之以赴島寇有功與賜金幣亡何遷刑部右侍郎尋擢南京工部尚書公至扁其中堂曰敬義以示僚屬曰事君而思見利而思思過半矣即榷蕪湖龍江兩稅者爵於蠹不自挾公乃擘敏慎郎與之裹畫一而著甲令焉務以不苛取而　國課亦足督修　皇祖陵及孝陵又完　上以其速而能節也嘉之　賜白金為兩者二十綵幣二有副召為刑部尚書時吾郡人督留餉都御史章公煥故嘗有疏以經畧中原名觸　上諦坐他事逮而　詔法曹究所由將坐以誹謗公謂章非所宜言然其意在

憂時耳巡撫雲南都御史游公居敬將征東川
夷調兵餉不能無擾而與征南沐將軍相觝沐
將軍中之亦坐逮以擅興激變公謂游特
行事不當物情耳事取
不為激變二公雖竟遠成然得不死而 上仁
明亦不以為公累也改
辭有 旨非擅興夷狡不良
承朕命不允所辭以二品滿三載聞 上遣中
涓賜鈔緞羊酒予告進階資政大夫封二代錄

一子入太學公自是再上疏請餙臺綱剔吏弊
蘇民瘼前後幾二十條 上皆嘉納
之 命所司舉行大風霾上疏自列不允偕太
宰考察庶僚評騭必以公議即分宜尚在事不
能有所下上其指一時
卷官是時方伯君成進士為刑部郎以材調禮
部而給事中某欲借以傾太宰而遂及公公復
上疏自列 上念公春秋高優詔許致仕而特
為太宰明所以遷方伯君意公既歸閭門養威

重顧生平無他嗜獨嗜書晚而彌篤未嘗一日釋卷自六經子史以及　國家典故毋論金匱石室之藏即虞初小說黃衣所纂靡不手錄而彙之一室蕭然唯圖書自環而已詩根柢東京鄴中間及開元大曆文則規摹昌黎四子以上沿先秦要而歸之六經純如也始擢第而贊所業於鄉先生陸文裕公深陸公高自標許意不可一世士而獨心折公語人曰文不在茲乎吾何敢居先達焉公既位日尊名日益重金石之辭沈陵谷者不得之身毋以瞑不得之父兄毋以子弟於是爭趣公公不忍逆距其意咸有所撰述俾之實歸以故晚節其文益富益暢而有法性孝友其事顧菴公與錢夫人備志物之養喪塋祭饗戚易不偏勝時公既得老而諸弟温州君惠刑部君忠光禄君恕皆相繼自引歸三君故嘗受公經以至有官秩公業八十餘則其最少者亦七十為築四老堂於第西疏泉種竹備林野之致而學憲方伯及公少子都事允亮間

以之官休沐歸省侍公出則金紫銀艾相絡繹
處則懸曲旃奏鍾鼓懽讌彌日亡間人謂洛中
耆英非一姓而陸賈李遷哲之儔要以酒食選
耳蓋於古公無擬也公念有餘田首捐以供諸
墓祭歲時合宗族饗之因以稍賙其貧者良者
而扶其不率者又推以助里甲之應供者他所
著家訓井井蓋不特潘氏規而已公之歸臺使
者無歲不慰薦　上未及用而最後謝中丞登
之温侍御如玉復以公應詔　上老之特　詔
進公一級公前是以詔恩當為資德大夫至是
為榮禄大夫　今上之六年復以詔恩有司具
幣餼存問時人益榮之公素強無疾又善玄素
之術能攝精氣時時遡腦顧猶陋之與方外客
還往相與顛析葛稚川鄧 之學謂丹砂可
化而人見其耳目聰瞭步屧矯健以為即亡論
冲舉可不死矣而會名亮卒公猶能強自抑已
而刑部君復卒公乃歎曰四體也而廢一將柰
何且使我踽踽人世乎自是多忽忽善忘尋感

脾疾月餘而逝矣距其生蓋弘治之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七公為人廣額豐下修眉秀目丰度凝雅淵淳山峙望之而知其為貴人也生平無喜慍色即倉皇迫之而不能得其槩步疾辭與人處坦夷不設城府尤不喜為脂韋骯骳室無雜糅囊鮮餘剩以是竟其身居官眷人廉隱惻懇至以求便利民尋推不自居曰我何以示人惠自其長潘臬至八座多悍相宰鑄而恒秘之曰我何以示藏不激不隨有以庸之也善乎孫文恪公之稱曰吾在銓諸藩臬之長未有不通問者獨不能得潘公一剌異哉能庸公不知公韜光善也若潘公者可銓也公之鄉有少師徐文貞公宗伯陸平泉公者其言著蔡也徐公謂公學自瀘洛行則魯冉自通籍以至懸車出入險阻跋涉萬里蠻烟瘴雨之途靡所不歷間以微絓嬰制禁都宮桁楊之味靡所不嘗竟能保躬完名

出險就夷鴻猷懿烈為賢士大夫所推重陸公則謂公長者淳實居身廉靖鮮衒飾以暴人耳目而其中介介不可犯猥濫請謁者望風屏跡一時朝士皆憚服公以為前後居中執法者罕公若也學憲兄弟尤寶重之以為公實録世貞不佞繼有言焉可乎漢興御史大夫與丞相侔重也其可屈指數者周大夫昌之疆力貢大夫禹之清直辞大夫廣德之敢言尚矣公不必盡有其跡而禔身執行從容養重進而議於朝

退而儀於野者又何多遜也蓋余嘗按部汝南過太康之墟而感於先朝之顧大夫佐者行業著於耳目而名實不被其身上書請之朝得贈少保謚端肅搢紳頌快之夫以顧公之賢任職百餘年而始見伸然而問其家僅一牧豎子耳不能名其祖與今所被之盛公甫捐館而中丞請之宗伯覈之不踰時而諸典具備毋論公之壽考福履其子孫抑何蕃且賢重也然則造物所培覆不可銖量寸計也已

所著有易經輯義三卷詩經輯說七卷詩韻畧五卷芙芹錄二卷祁州誌八卷笠江集若干卷行於時

劉副憲同野公表略

嗚呼是為廣東按察副使孝廉劉公之墓公非以孝廉舉也以易名則無重於二者公之舉自公車為嘉靖丁未而丁未之得士最盛若楊容城王京山之節烈李興化之長者袁長州之耿介汪歙縣之文學楊海豐之寬潔張江陵之威斷然皆以名位顯重有聞夫位不必重而必循吏名不必顯而必君子則南昌劉與和華亭周叔夜也叔夜潔修自好所歷官能砥礪其聲實劉公則尤胜胜實勝大較叔夜為德於顯而公為德於隱故晚成而壽考過之公踰四十而始廩學宮踰五十而始成進士踰六十而始賜金緋七十而後懸車七十八而捐館內不愧家外不愧國行不愧影宿不愧衾斯晚成之効哉乃叔夜不能不少遜矣公之少也猶情學嘗出游

而父贈中憲公封跡而捷之公長跪曰兒以姊故傷大人心罪甚大請自此改趨遂折節強學悉讀習經子百家言於屬文漸工而贈公出教授諸生於江都嘗以書督公學公懸之楣讀小倦仰視楣間即佔俾聲益厲矣爇何贈公卒於館訃聞公慟哭嘔血死復蘇水漿不入於口時王父母猶無恙王父槔叟公強謂公監子為父必死而快然不念而父之父母旦夕人爭且而母寡而弟弱而何以死也公始強一粥徒之江都以小艇載棺歸涉江風大作且覆公抱棺而慟呼天請與俱溺尋濟既抵家劉氏之老謂家無入外棺入外棺不祥公槔顙哭曰父以貧為二親資養而客死死而又不歸是客尸也孤請任不祥既而復議棺故主家治以松松易腐且辱蟻請易以油杉其老曰吾難其暴尸也暴尸不祥公又槔顙哭曰改窆古有之安忍蟻之辱吾父也孤請任不祥於是得易棺母蕭恭人謂公若婦之委禽於朗者可從俗娶也公謝不敢

則曰吾為而父斃慨不能奉二尊人誰與代吾饋者即吾饋亦誰治胡翁聞而憫之歸女焉是為胡恭人公謝弗成盥也公孤而執喪胡恭人女而共養王舅姑及姑矣既免喪公益貧有薦於蕪湖之土豪某者公徒跣行百餘里饑甚遇一嫗憐而授餐始得達而豪傭蓄之大失望已王父母俱以老病終公纍纍垂槖歸哭請於蕭恭人曰天其遂死不肖耶將困之極而玉於成也計寫矣有饘粥之產敢廢以歸三喪於土雖稱無為約然不廢禮公用過毀故善病病且盜窶然病愈而於屬文若有神助下筆累數千言每試有司輒首第而尚不利於鄉書公亦弗肯補學官弟子最後學使者蘇公祐復首公而廩之謂公長矣而經誼行術俱選時方創同仁書院檄公主之弟子蓋三百人始公以贈公捷而折節讀書知有范文正公者即慕之曰先憂後樂斯人我師哉既長而得王文成公良知之旨益大悅心服膺曰以此而為文正公不難也

有仲一人曰廷楫公東修之饒上以奉蕭恭人甘毳而下資仲學然蕭恭人不甚愛公獨愛仲其明年公與仲俱試公獨薦乃益稱仲於蕭恭人而厚資之與以俞，蕭恭人顧後三年仲復當就試而病作性又好機祥難事公乃以身爲衛與偕行萬山中公徙步而募二夫俾輿仲俄一夫疝作踣公匿跡從輿肩仲仲不覺也道遇識者咸目公而笑公不之人喜可知也然竟以疾公入仲入試薦而蕭恭人果痛不欲生公所以病無起時而虞蕭恭人之憂傷亟假使事便道歸省亡何仲死矣蕭恭人果痛不欲生公所以慰諭之者百方迺解而公之自臨弟痛幾若蕭恭人然迄不令知也諸附身必誠信曰今者視先公豐故易豐耳雖然益重吾感矣已就選人得歙令奉蕭恭人往歙人盛供帳侈酒食以俟公亟揮之出曰是嘗我也自今即東菜溢米不得闌入偶與同年戲品無魚亦絕無大者馮舍人可以彈鋏矣同年領之至明日得一大魚以

饋公欲辭不可剖而五之以其一供蕭恭人餘四以付市司使鬻之稍取其暗至彌月不盡蓋自蕭恭人外居恒未嘗噉魚肉也嘗步行而一穗自韃出以為誤也引之愈長公笑曰蒙也吾以代綿屨同年笑之公亦笑曰吾昔讀書時嘗坐一木罌而積蒙其中自腰以下皆煖今僅蒙吾足後矣同年者即汪伯玉前余所稱新都者也歙故喜訟訟者至相牽鉤累百牘不解公人人引見推赤子慰示之且諭以理勢曰若曹得一金惜之若頭目柰何不以養妻子而以益訟師富也且訟師之待汝何如我於是人人感泣叩頭解去比二載訟庭虛無人矣寬期以征削煩而役三載邑門之外虛無人矣郡隸八邑歙之當供郡者八之一而以羨供邑者曰郡以八供而百不足若以一供而綽然者何也供邑者曰我不知有供何論一公以高第徵矣以犢車載母散衣羸馬從之父老遮道而奉壺漿百望不絕也法當得給事御史公固辭曰犬馬之

齒長矣且安篤老不敢以身殉言路始得南車駕主事蕭恭人用令終公擗踊如少壯時強自力居喪無違禮除服仍補南武庫還為車駕員外郎進營繕郎中屬漢陽守缺而漢陽人王君解者在選曹故嘗令婺源與公比壤識之舉以為其郡守公至屬大饑以便宜發倉粟賑之而收其暴斂歸之土設方畧誘縛盜魁之漁于柳洲者境內稱治楚故有賜田在漢川而　景王方貴甚其用事者新國田與犬牙錯而欲併得之楚人不受且譁衆鬬有日矣公為之正經界樹標而分屬焉遂以無競三載滿當上最郡父老醵錢製金緋奉觴以進脫舊韝置郡門公固辭強納輿中公抵黃岡檄歸之其人民咸嘖嘖稱雖公家劉寵不能過也公既以最獲贈封如式而擢廣東按察副使佐司事嘗攝提學事兼管四道兵符時寇大發修戰具而徼卒捕舶盜七十且以其贓仗實之公覆之則皆賈人也誤以兵為盜相拒格兵遂以格者為盜公悉與辨

理得釋其署鹽策吏上其歲羨千金公悉歸之庫充軍餉　穆廟登極公當入賀既竣事上疏引年乞歸不見許再上疏始許之公歸筒其衣冠杜門逍遥閒出則布帽練帢草屨居然一田父也問以時政則掩耳稱草莽臣不敢與及官中治狀則曰老詩忘之矣唯悉帑倡其鄉人建豫章書院以居四方之賢者及聚講同仁不稱僭公之學雖自致良知入然其功則克已毋自欺不欲驚於玄虛高遠居平尤厚人倫仲之二息子夭推諸從之子當為後者後之而割已產與均女弟嬖而歸齊其公憫齊之畸於配也陰厚之及女弟沒厚齊益甚齊感公而事之猶嫡兄也婦翁胡富無子欲得公子之而徙橐實焉公不可及其歿也為治喪葬如子禮又嘗歸宗人之喪於瘴海外公所為德非一第不自名亦無能名之者而伯王親為歙治人故知之確而為之誌銘已又謂公居母喪不知人者五日夜時以無子故群睨而欲斥分其橐公忽

夢黃冠羽衣人以帝命予之藥遂寤而起睨者立解公近六十無子胡恭人故不宜子而為之寘貳張張貌寢而恭善侍太恭人能得其意公以故不恒御九二十年一御之舉男子曰仕敬公卒時仕敬甫弱冠秀而文類若有天意然嗟乎此余所謂為德而陰隱之報也余既目公為孝廉伯王前已目公孝廉是二名者非所以盡公雖然凡公之弟而慈皆孝推也敦行不富不顯取名皆廉推也嗟乎以此從夫子即魯冉可也

公名廷梅別號同野其世系子女婚嫁詳誌中

王副憲西華公誌畧

公諱叔果字育德其先世瑯琊與余同始至晉而徙山陰唐有大理少卿從德者轉徙黃巖及宋有惠者復徙永嘉遂定為永嘉人凡十餘傳而為贈通政公鉦即公王父也有二子東崖公仕至福建布政使司右恭議而仲子激至國子祭酒其通政贈則以祭酒貴云東崖公娶潘恭人年四十餘未舉子得異夢始舉即公公生而

英異甫七歲工儷語十三工屬文既長恂恂如
也美鬚眉季哲體若不勝衣補博士弟子學使
者合五郡諸弟子試之擢公第一遂赫然有聲
薦鄉書復高等明年罷會試歸讀書山中其學
益邃時東崖公方樹先祠輯世譜飭宗法公佐
其成而詳為之說世所傳王氏約者也尋與暘
谷公同游南大學時程文恭公文德為祭酒而
歐陽文莊公德為太常卿皆以講學名一時致
公兄弟為都肄長而稱揚之公以益有聲凡十
載始成進士高等時所謂中丞者族父同榜同
邸舍日從事時政比詳之業以使事歸覲東崖
公稱觴上壽里人豔之亡何東崖公卒哀毀逾
禮既服除棲遲家舍者又四載而始謁選授兵
部職方主事明年與視　西內工有金幣之
錫復以使事歸省墓而倭事起族父所謂給事
德者從義兵與角不勝死之族鳥獸竄公與暘
谷公謀曰不早為儲胥將無族矣亟還　朝上
書願以家橐為城堡以捍賊而完其族　報可

時暘谷公猶在公車不復詣請與公捐橐而躬
畚鍾之役堡成賊有環睨而已至今賴之尋遷
其司負外郎聘同考會試所得多名士而大司
空王廷瞻少司寇張岳李江其最著者遂遷郎
中出閱視薊鎮兵時諸鎮既有帥而昌平復設
一總帥臨之名位相頡頏不能有所控御而煩
費夥且不支公疏請從華所省以萬計有請修
戎政志者例以史官充之大司馬楊襄毅公請
以屬公書成進之曰京營紀政武選郎中武選
最為猥雜號吏數公至當注選與諸寮精覈而
次第之吏不得有所倚傍宿弊若洗滌六載旅謁
分宜相相前揖之曰故人子耶盍為東崖公有
故僚誼也公卒不私往以是僅遷湖廣布政司
右參議過里上疏乞骸骨不許公所治荆西為
承天德安二郡承天
之陵在而德安為 景恭王初封國兩地中貴
戚睕睕爭挾重貨肉赤子為業公一切引之以禮
不聽則裁之以法竟公任相戒無敢犯者 詔

修興都志俾公具草上太史公既上而曰此獻皇帝紀也如志何屬同年高長史岱以志體別創而資其楮筆緒寫之費書成郡始有文獻矣地故有郢梁岐三絶王墳中貴之守者歲私其嫥修費以千計公悉清裁之應山災公授煮粥法以啖餓者又為緒豐樂驛前後割私帑以賠不煩縣官公念謁陵者麇至其夫餼皆責之鍾祥歎曰鍾祥之民盡矣為請於撫臣俾疏酌道里遠近如兩京中都以為謁陵節數多所減郵驛少息肩而會分宜相敗吏部以公舊資重甫一載餘擢廣東按察副使時廣數中倭急兵計大帥吳司馬以公贏羸弱恐不任軍旅而重其文疏請以內地學政處之吏部知其指覆公歸里聽用公喜曰司馬知我唯太宰亦知我遂杜門不復出部移駈下監司守令勸駕傍午公悉謝絶之家世奉東里公遺素饒而公雅不問產聽子弟息之至傾郡公了不知也日食不能時二簋實以蔬筍間一俎腩魚乾脯衣僅布素

或三瀚破則褫之姬姜粉黛一不以入目過亦如無曰生不曉名儉寧論奢公府鄉里之譏不恒設亦取成禮而已姓介慎不忘取予然至義施亦不廢如餙先祠置外墅廣墓田以教養宗姓之類公有創而賜谷公成之賜谷公有創公頷而屬其子先蘊成之公居故所城堡而賜谷公家於郡公之郡則郡歲徵蜡賓而已賜谷公時時過從公相與談笑寢處無閒十餘年来交于之風藹如也公一切無所嗜顧獨嗜書無一

日不開卷於子史百家下及稗官黃衣之說靡所不涉第其所專精者六經理性之學居恒謂儒者類以陸子靜先生言為近禪不知其非禪也頗取朱元晦先生晚年之說而合之其創故自程學士敏政然其所評括加精深而又以王伯安先生心之良知是為聖欲學者惺惺不昧以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若朱陸之稱性善求放心其作用雖少殊而出於孟氏者則一性善故知良求放心故自惺惺不昧三君子之單提直

入本非有二端也當是時泰和胡觀察直大名申考功遂黃安耿御史大夫定向皆論篤君子頗推公以為得實際云然公誨光蘊必誠意盡倫砥行毋徒區區口耳為也暘谷公治別墅於陽湖窮極山水之勝其傖麗為江東冠而公亦於山半故讀書處頗增飭庭宇剔洞壑開陂塘間從子姓游一觴一咏陶然自適而已暘谷公不飲而邀客游必甲夜徹聲奏伎客亦豔稱之兩人意各自得也東崖公開大耋至歿而公猶作孺子慕伏膺享奠悲不自勝既謝朝事稱不任然至聞一賢者用未嘗不津津見眉宇也一賢者退不賢者進慶然有憂色矣故少羸然以斷欲久神轉王談論夙昔不示倦既感脾疾猶強起具衣冠及欲始就枕謂光蘊兄弟曰夫人生而膠膠擾擾者夢也吾夢且醒矣復何言問體中得勝否不答已而曰顧天生賢者自是戒內子母得挾婦女入謁已呼粥粥至猶能盡一甌已復就枕若寢熟者撼之遊矣（暘谷公名叔杲光蘊鄉貢士）

所著有永嘉縣志　卷半山藏稿二十卷

楊副憲九華公志畧諱通字豫甫華亭人

蓋予讀楊公狀而悲之當公之守真定也見亡不以天下第一者而一撫臣欲中公以快當事意輒論罷公夫以天下之好不能勝一人而公就屈即所恃者天耳而亡何事竟白公當復故官然復官之命下而公先已卒矣語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公所恃者天歟非耶公守真定為三輔最大郡庭五州二十七邑之長而臨之而上乃有諸督撫臺察兵巡見臨者以十數又當東西孔道冠蓋羽檄肩摩即守食寢弗遑也而公素彊力自勵又嘗為李官讞斷益習吏抱案請署公先所急者次第呼署而抉其不當請者曰太守迺為滑胥作地耶諸州邑受約束者以次授案去而造紛爭前而吸公不顧第擿其中要竅呼一二把訟大猾屬聲曰而不吐實立碎汝首矣以故公所聽訟不數語而決故事守以夜分臨讞公之始至猶盱非久而崇朝矣郵置

供張甚設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然所饋不過
箕器食自恒賦外一不以煩吏民而會虜騎入
紫荊畿輔大震公行視郡三面皆土城歎曰地
幾不與虜共耶顧郡有羨錢若干千緡及曠吏
脫騎俸給悉藉之以白於臺請因石於山因陶
於土度三面咸甓石之不匝月而畢趙民忘興
公又益濬濠及築濼沱廢堤以外扼水而內護
濠久之濼沱挾霖雨而水橫來爭堤且潰公督
僚吏多益置土牛竹犍之類捍之而身露立城
上慷慨為文以禱及禱而水有若青羊者一月
獨角印首而遊水亦隨減當公之出禱也民之
薄於堤者以千數丙夜不辨色號呼請救忽故
神祠光熒然有二燭浮出因傳炬以免咸加額
稱公神君云而公又奏蠲其歲賦之半諸上賦
金郡例有火耗或至十之三以供守費公一切
革之民益用大悅謳謹載道

公頎而長身風骨修秀而溫然謙卑長者性孝
友居父怡山公母馮宜人喪以毀瘠聞事繼母

馮太宜人共養腆備諸弟道通葦咸依公所以撫教甚篤而其逝者子其孤亡間也既以貴念獨居餓而使區困役日就約因割腴田六百畝助之以故公病而里中人爲飯僧禱神殺而巷哭聚弔若市然公少年爲諸生則已有聲數試有司數不利著傳士家言凡數萬餘始得解又踰年始成丙辰進士授行人出使諸藩以秉禮最其官當遷爲給事御史而居與御史大夫隣大夫之奴與他惡少詢而誤謂公奴也閒之僅得刑部其司主事稍遷員外郎以至其司郎中公極精勤於職當是時西曹郎名能法比者亡如公其名善傳士家言至古文辭亦亡如公竟不調而以積資僅得守守而始得大郡然其遷雲南副使則在萬里外甫遷而劾繼之劾甫白而公已卒公真無天哉

奔州史料後集卷之十七

聊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楊忠愍公狀畧

楊忠愍者諱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當洪武中小興州數中虜有詔盡徙其民內地而公之始祖百源者得保定之容城遂家焉百源有子述又三世為公王父青青生封兵部公富有子三人公其季也始兵部公娶於

曹而生公兄繼昌矣復勝陳女生仲繼美久之曹復舉公公始就襁褓有奇質兵部公居恒謂人曰目者言吾門當騶大豈是子也耶然公僅七歲而母曹竟捐館陳女妬日虧公於豎使牧公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閒往里塾覩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公艴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兄言於兵部公奇而聽之學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而兵部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賤更公遂往代踐更至十三而從師受經為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踰冠讀書於邑寺僧舍自勵刻苦恒讀至夜分燈且盡瞑坐而思屬文誼會寒無下襦遶屋行且溫誦日所臆令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綆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亡去公獨曰吾去僧誰為治湯藥者乃吾死僧矣則為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而兄病疫亦作報至公於是奔波歸日夜不解

衣而扶侍亦愈時人異之為語曰疫無鬼以為不信視楊子公既為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然益以勤苦其術業益進遂舉庚子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當入太學公兄繼昌計以入學再試居首為名高故薦紳大夫逋館穀之稍具橐中裝而婦治農有天幸輒歲公竟事歸為酒召其姻族奉兄觴曰始弟所以默而從廢著者懼不勝負笈費為兄累今幸有餘鏹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宇下爨可乎兄愧然許會復當計偕有司以三十金為公費公悉推兄使輸邊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徒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時祭酒華亭徐公異公材為指授經義甚悉公遂以又明年之丁未舉進士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郎中鄭公曉游鄭公素負鑒以裁一世士而獨愛重公謂人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為公語古今成敗得失與

國家章典大者公主事驗封而郎中以闕告驗封掌諸郡邑吏入隸事者公已夙鉤得其弊乃為嚴簽籍定序先後革冒替精誰何其試吏毋得假手上下翕然稱服公既以曹事簡稍用其力詞章久而厭之而是時閣西韓公邦奇為兵部尚書韓公大儒公始從之而受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韓公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者也有器而後有聲夫器理所寄也乃搆桐竹絲漆手製管和矣已製琴已瑟若簫篪塤篪之類諧而合奏之若一以復韓公公大悅曰枝更進是乎居吾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脩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公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坐披公以金鐘使之擊而謂之曰此黃鐘也公醒而汗怳若悟者起籌燈促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韓公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而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耶韓公既歸老語公樂不止以盡子吾為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書

而授子公乃徧習焉而會諸寮有講聖門之學者公又從講學人或謂此曺子什伍贖聲譽恭何中之公不顧曰道在人志耳子不聞夫商丘中誘而授火以得寶者耶庚戌秋虜大舉蹂京師而南南中議發兵入援嘆惜當往者公奮曰主辱臣死即無一兵從我丈夫獨身取單于耳會虜退之明年公滿三載考道由山東謁曲阜孔顏氏廟徘徊於俎豆之間久之登泰山絕頂望雲氣慨然嘆天體之不盡蓋有志於學以明年辛亥春抵吏部甫見即遷為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　天子虛已聽之而侯鸞驕且內畏虜虜請於二邊互市市馬侯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使公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略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虜賤蹂躪我　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仇其不可者一矣往北伐之　詔下天下曉然知　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　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

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　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　國家之威重其不可三矣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虜今謂　國家厭兵無所用噟豪傑効用之志其不可四矣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羙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餒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往者邊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　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六矣伏羙之

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厭　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慴而奉虜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七矣虜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修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者八矣虜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虜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即入寇入寇矣而駕諉他部我既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

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計其不可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之後虜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為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為謀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虜至饕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

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謀

曰吾之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虜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謀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資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謀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謀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謀也夫此十不可五謀非唯公卿大夫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

而有為　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内迫於　國家之深恩而外慴虜之重勢内迫　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効外慴虜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夫知而莫為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　陛下宜振獨斷發　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為　陛下勒燕然之顛懸俺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　上壯之下相嵩等八臣議咸唯

唯侯鸞帷憤曰豎子目不知虜宜其易之乃密疏云云　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就置訊公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狄道令嚴重公不敢煩以事公請曰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請得從典史事令賢其意而許之公務益共敬其職冬月受請讞竟莫弗倦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即監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楊典史云何不以及令也公少暇則進邑諸生為講說文義

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見公晚而公捐俸禄益之東贊買東山趙然臺剪棘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濂洛關閩諸賢狄道之旁地故多田夷其子弟悉習梵典公召而約束焉為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衆無所取食公乃集邑夷搜飛洒者伏粮得三十石而鬻所乘馬及婦張夫人服裝買良間最重賦地二千畝白於府以伏粮予之乃倣故井田意剖授諸生父兄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圃使茹蔬而引泄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煤山生眚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公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眚諭之咸服曰苦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責鬻禍者公持其人曰御史無責禍即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大窘郡守尉為旁解乃得脱去自是無来責邑禍者矣公之為典史狄道將三年其吏

民愛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閔西夫子而虜數敗約入寇侯鸞奸復露罪至族公言大讐　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之諸城月餘即遷南京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日而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道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惡侯鸞刺骨而善公箕以不得立貴之為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侯鸞公始遷刑部即欲移疾歸既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詫曰　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旁笑曰公休矣且歸耳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為休矣且歸耳公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抵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為癸丑元日將上之會　上方怒諸給事有所行遣公已抵闕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齋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脅問官鍛鍊必欲置臣於死　陛下持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令職夫以孤直罪臣

天地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　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　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嚴嵩為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効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姦佞又善為撫餙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　陛下之仁恕又與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為嵩者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幸於得　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衆惡俱備四端已絕幸賴　陛下誠敬格於　皇天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

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名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　君十大罪為

陛下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毀閣之臣惟備　顧問視　制草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　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遠顯禍立見其至失事又駕罪於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　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擅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

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
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　陛下用一
人嵩即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
於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　陛下宥一人
嵩即謂之曰我救之也及　陛下罰一人嵩又
號於衆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嵩竊　陛下之
喜以市已之恩假　陛下之怒以彰已之威所
以群臣感嵩甚於感　陛下畏嵩甚於畏　陛
下臣不意　陛下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竊
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如此　陛下尚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印行為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　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　君上

之治功三大罪也　陛下之令嵩票本盖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群會而票擬屢更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取題疏方上滿朝紛然已知　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　陛下發大學士李某票擬某即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奚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令　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乃為壟斷之計欲令孫胃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為總兵御史黃如桂為巡按朋姦比黨譸張為幻先將長孫嚴效忠胃兩廣奉捷功陞所鎮撫又胃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

襲替鵲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陞錦衣衛千
户今任職管事效忠嚴鵲皆世蕃豢養臭乳子
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即至軍亦豈能一
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
陽必進得入為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掌後府
黃如桂驟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陛下爵
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扳其私
黨此倆既作俑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杖
死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勾一　在蔣

應魁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
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
矣此冒　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俺鸞總
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
等敗沒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　國家
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
銀三千兩指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舟兒
軍功世蕃亦藉以陞廕嵩父子於時嘗自誇以
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

嵩嘗自歎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厥　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　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　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為客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為嵩所紿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紿國而以死紿汝夔也此誤　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董任為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

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　陛下供事　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隆為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　陛下特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挽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　國為心惟日以賄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剥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偏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

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　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為輔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慫勷者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踈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慶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厲節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

宪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陛下待臣子之心出　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　陛下之意向於至誠賊嵩事　陛下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惓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　陛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伺察　聖意

先用重賄結納於　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
報則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
知故得遂其逢迎之　陛下之心　陛
下悅嵩之能盡合而　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
通之也是　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
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
令義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
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呈內情節嵩皆預
知少有干涉即為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
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餙是
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其姦二也嵩既內
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厰衛衛門緝訪之也嵩則
令世蕃將厰衛官籠給迫結姻親夫既與之親
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
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
逐其掩餙之計耳　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
誰女立可見矣是　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爪
葛其姦三也厰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

也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輭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剌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違白即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既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　陛下而不敢於忤權臣也是　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為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太半皆嵩心腹　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　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

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
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
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伍千餘
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
復令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
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覩
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顧　陛下以再生之
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陛下況
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
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
於鸞將來為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
陛下者　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　諭以勿畏
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　諭令致
仕以全　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
軍威自振胡虜畏　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
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
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　上恚公

戇而相嵩方以他事得　上意搆公復下錦衣獄詰公何自引二王公對曰非二王疇不懾嵩者且王家事渠寧不憂為嵩敗耶獄具詔杖至百有遺公蚺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公笑曰吾自有膽何蚺蛇為却之第飲一卮酒畢受杖送司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吏內畏嵩屏去藥食公碎鼈盤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中外駭且悔以人臣阿私侮三尺不宜至此而卻史君坐稍持獄謫矣佐重公辟者侍郎王學益遷矣公以冬月行論從容讀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死死分耳天得無稔嵩而後僇之耶將柰國體何是時海內士大夫陰傳録公疏至昂為貴而公當出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指目公勞以酒肉袖白金而遺之至枳道不得發公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不齮齕若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幸也即齮齕固當而又竊指公三木歎曰柰何不以囊相嵩而囊楊公也　上意且惜公欲免之居二

歲而獄有失律逮冬月行盡人藉藉謂公且不免司業王先生子難謁相嵩請曰公不憂萬世耶相嵩曰吾行當為救之且卜之王先生復前說曰卜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而卿胡其馹懋卿曰不可公不觀夫養虎者耶乃自遺患相嵩者頷之已更有蜚語聞上竟以十月朔論死公臨當赴義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也復為詩二章其一曰浩氣迎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

天王自聖明制作高千古生平未報思留作忠魂補蓋慷慨既曼聲長嘯以沒公沒之七年而相嵩姦狀大露　上采御史鄒君應龍言逐之歸戍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林君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貲巨萬萬萬計籍寄食於人以死又三年而

天子崩遺詔褒録諸死諫者吏部以公名居首贈太常少卿賜録一子太學生無何用給事陳君瓚言賜公謚謚忠愍用御史郝君杰言賜祠公於保定額曰旌忠嗚

呼國家之所以為楊公者足矣當公再上疏再得罪以死天下稱公之忠痛公之寃而不知公之功實在社稷天下知　先帝之怒公至僇其身而不知再用公之言以格鸞嵩之奸於後天下知今上仁聖數用言官言褒卹公而不知公陰體　先帝之遺意嗚呼公可以含笑地下矣

公生於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歿於乙卯之九月晦春秋四十配張夫人胡村處士梁女婉孌有志操嘗上書請代公死報聞夫夫子二長即應尾太學生娶訓導李君某女次應某娶都御史王君邁女王君蓋為兵部時聞公下獄慨然以女許聘者也而又有嘗許公婚而自悔匿避弗顧去者令其人在不重悔恐然下汗耶

沈少卿青霞公志畧

當　先皇帝已酉庚戌間余守尚書刑部郎而沈公由清豐令入為錦衣衛經歷數從故尚寶丞張遜業飲沈公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

下余私心慕異之而亡何虜闌入塞　都門不
啓　天子坐　西齋宮憂之亡所出會虜獲我
中貴人為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
不者歲一髡而鄒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
臣以　御朝請而　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
武群臣計即予貢弗予孰便甫就計國子司業
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也耶彼傳城而軍
我城下盟耳竊以為　天子御　奉天門出內
帑饗士譯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
先生起囁嚅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
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為申
趙理剌剌不休太宰夏公怔而問曰若何小吏
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怔
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
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　天子小　視
朝有所詠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虜
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
騎護　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

餘萬鼓而薄其隨歸必大勝報　聞罷蓋是時
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
事急則若為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
迫誅益入賕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賄價
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張丞
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歙歙訛訛亦孔之哀謀
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亡
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
集於西第何也且夫　杜稷何賴焉乃抗疏言
相嵩父子冀虎倀社悞　國大計請僇之以謝
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　詔以公昔
歲諠譁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為名　廷
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
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
有舍而保安賈其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
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
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槱而遣其子
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

外人競爭為公詈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為常至為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思有以報公而待郎楊順来總督順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選懦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徼避兵人僇之以為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憲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為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戒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母為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劒習射將以閒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

遷為光禄少卿而御史路楷来楷又嵩客也世蕃為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為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筴捕諸白蓮教通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　中旨僇公籍其家予順一子錦衣千户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囷急且死會給事中吳君時来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　上怒相嵩不及為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相嵩敗世蕃砣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徵為襄理還其諸生今

皇帝初　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始大白贈光禄少卿　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春官伏　闕上書極言順楷殺人姦黨狀而給事時亮璜相繼以封事請　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始沈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故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

才也辛卯舉試又七年成進士為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備赤子為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莊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愈自刻苦有惠愛聲故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為經歷至則與鈎禮不敢以分加公公愈益發舒嘗從世蕃酒所蕃虐所狎客給事飲非任強灌公卯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當虜掠近郊百里內骸買地而瘞之其人相率而為祠生祀公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愁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竟以是獲禍其傳者十不能一二人讀而憐之沈公諱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山人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距其生丁卯得年五十有一父處士公璧母俞夫人娶於徐有丈夫子四長即襄次袞次褒即兒於公難者也最少子褒以稱免襄既白報公讎

陸公為言於　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

推太學恩褒而身之金陵謁吳君表其墓已復之吳興謁不佞某志而銘之以慰公嗚呼公有子矣銘曰為　國擊嵩不勝公徙為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神靡靡者億百千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楷乎死而死矣

王少卿虹塘公志畧　諱宗茂京山人

當君之試為御史也在嘉靖中而相嵩方貴幸以其子世蕃恫喝中外百司挾其賄巨萬虜闌入至　都門外而相嵩賄益甚乃即中學詩御史錦衣後先論嵩逮褫職王君奮上書趨嵩誤國負主八大罪罪皆有指是時　上不能無動意而外難相嵩顧召當　制大臣諭且薄君罪得為溫之平陽丞自是君謫而相嵩益盛至出入主上而其子世蕃益用事嵩柄為奪諸論嵩父子而逮者非死則亦戍禍加慘於君矣君之丞平陽務為精勤稱職不少見遷人態而其所辨誣良民為島寇導者三十餘人即上官為君屈若又厲禁其棄女者居半載而全女口二千

餘女長胄君姓或以君舊官為小名俄丁母郝夫人憂歸是時君父布政公橋領廣右伯重於朝嵩以君故甘心焉罷歸君內哀傷郝夫人而外恭養布政公進而晨暮孌孌奉食不敢以瘠見也退而哽咽幾絕者數四布政公老且病深居咄嗟時時及出處不能無嘿君謹俟其解而後雜他懽端以薦父之布政公亦竟不起君自是摧毀無復意人間矣　天子尋用御史言斥相嵩成其子而君以哀憤積成疾卒　詔罷與子成之日即君卒日而君竟不及知也當屬纊語不及私唯曰　上活我無以報　上恩嬪其從子于前泣請訣君正色曰即某不肖而終兒女子手耶手揮扇自若項之目遂瞑君卒之三載而　上僉相嵩子籍其家嵩寄食民舍以死然外尚諱君直不為旌而至　穆宗初始下制褒贈君光祿寺少卿少卿五品法不得予墾祭諸視君而加慘其生存者暴起至九列而見法者　賜謚錄一子春秋祠祀勿絕君獨寥寥

至今也夫君不愛死論劾相嵩反復以身為喻甚哲獨能動人主以薄譴而至嵩籍金寶珍異過天府按君跋若簿亡不酬然不能回人主之惡而為好天之獨薄君以譴疑若為君厚者然不令君一快志於相嵩之敗又不令從諸君子與觀昌大之會而至褒郤之典去諸君子殁者又倍屣也嗚呼天人之際固難言哉君生貌寢善談笑與人處爽朗無他腸所為詩文援筆立就善騎射於書靡所不窺然畧知其指弗肯竟舉於卿凡五上春官輒不利矻矻不少阻最後成進士為行人使　魯晉二國却其餽御史南京僅三月巡平陽倍之人呼為青天王或不平王而於其行泣而送者溢道路奉布政公指撫教其弟俱成立布政公素嚴難事即君人布政公與其弟太僕公格俱以直道自致為巳五十餘猶宛然孺慕也唯王氏之先代有聞時若臣至君而加顯矣君字時育別號虹塘山人其生以正德辛未卒以嘉靖壬戌春秋五十

有二

王子曰余讀隆慶初考功令而惜之御史業已驗若著蔡而胡匿匿一五品為孽關　明王湛恩也且夫旌諫臣宜第事可否不宜獨第禍雖然所以為御史足矣何所事此是宜銘銘曰疇汝恚而復全之疇庸汝言而使汝不及知疇汝報而僅止於斯天耶人耶嗚呼噫嘻

奉州史料後集卷之十八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墓表

王僉憲東華公墓表

當公之將入給事中也跳弗肯應曰吾必死諫死易耳而以貽太夫人憂何辭不許乃入給事中數上書論事執政固目攝之矣而會虜闌寇塞內傳大都公遂欲死虜而以募兵出歸復欲以死爭權相不果而遷按察僉事兵備嶺南以

去一與其守令議大盜獄不合臺右其守令即自劾歸永嘉歸而自喜可無死以終奉太夫人也乃又不勝激島夷難從鄉里惡少年拒走之凡三載永嘉之鄉兵幾振無何竟敗以死太夫人固無恙也且夫士豈必盡用死重哉夫死不死遇也或曰公殆欲以媿夫封疆之臣而失職者則又非也夫公知有君親而已矣奉君則君重奉親則親重死不死遇也公姓王氏諱德字汝修世為永嘉名族而其在諸生時美髯眉妍皙若玉雪人固肅然亡敢以狎進甫踰冠成甲第擢東昌府推官丁父憂歸補大名公之兩司雄郡理以一切治辦稱又嘗城臨清論功進歲奉而其辯滑大盜獄滑人德之為祠祀焉幾十年始拜給事中即勸而不當用強博而不務獲要外廉而內濟欲陰忮而陽為容者非其人也執政固中惡所繇目攝矣而公按光祿即汰其費三年而得四萬金當虜入公所上十餘事如開北都門入郭外避

賊者減京通倉糧價使民得量受食而又薦才
士大夫趙貞吉劉燾輩屢當　上意比奏即報
可所募兵山東為諸道最縉紳大夫交口推公
才以當一面而忌者亦時時反脣會新太宰上
事公投剌少殺其禮太宰貴倨甚即出公而公
素嚴重諸給事偶坐不能得公一語而公間引
其所善諭　國大計臧否人剌剌不休也故事
三司謁臺亡不譖為恭謹前白事若小吏而公
其末顧獨捧手而已不為禮乃至都御史詗公

庶撤餘奉為餉且獎公公曰都御史庶法亡逸
二司者二司法不得受餉下其金籍之公部兵
而都御史意公私其部兵則猶以籍金故公之
執盜民也民亦謂公盜郡守為民請持未決
歸太宰移文留公不得而前太宰復用按牘曰
是故強項給事耶以擅離職罷公公所前募山
東兵精甚居自恨不得以其兵一當虜而其僉
事嶺南數選練驍銳以軍法約束之身入諸徭
寨所傷殺捕鹵過當歸適有倭亂乃納太夫人

城而從其宗人豪散資財募兵為墓井捍嘗一再敗之斬首獲生以數數十計最後公雖擊敗賊然失其豪以是憤恚奮益前異復豪讐而衆將鈇兵悔約跳郡援又不至兵既敗公猶手射殺數人罵賊以死然賊自是奪氣竟不能越公鄉而薄郡矣夫公以烏合之衆素所夷等非有國家一節以提衡其命而能用之至三年而亡畔散功雖不終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　天子用督臣請嘉公誼贈太僕少卿　賜祠春秋祭

[illegible]人錦衣百户世世弗絶嗚呼公之致身不必在官　人主之用公不必及身雖若俱稍後者而其交盡而互報則無憾矣公之舉進士宗人有與時相連者以書為公請此其倡果勇奮節激昂豈復有赴會希講意哉公審視之削其請而後投生平杜干謁雖贄帛必却其於進數避不肯就於退則一拂袖而決公之歿春秋僅四十二有子如珪舉鄉進士賢而文如璧今為錦衣副千户謂不倭好談說古

今節義事俾志其大都於墓道之石餘見羅贊善侯布政志傳中

陸給諫貞山公碑畧

陸公者諱粲字子餘一字浚明其先漢豫章都尉烈嘗為吳令而其人思之及死葬吳之胥屏亭遂留家焉至宋季而有十九朝議者避兵徙長洲之陳湖遂復為長洲人公故家陳湖而時時讀書貞山中學者尊稱之曰貞山先生當陸之盛幾傾邑而族父少保完者故立大功領太宰大司馬重於天下公守諸生絕不附依之及少保敗而獨公巋然乃自以經術秩文為少傅王文恪公所知賞曰是子也成將掩我因出其所撰者屬公覈之間有所異同輒志於後曰陸秀才謂我當云文恪公之卒而公尚未離諸生比對策故輔石文介公珪大奇之拔置第一而公鄉中有忌者匿公策他所俟且半而後出之石公大恨曰吾為人所

賣公聞之亦不肯名石公客而以選改翰林院庶吉士凡七試皆居第一經生慕稱之謂王文恪公復出而其談說古文辭者以公伯仲廬陵眉山公意殊不自懌唯寃心經世之學學成當授官首輔楊文襄公試之復擬第一留充史館議禮諸臣驟責而張桂猶幸用事至各為寘疏以諸吉士皆前相宏私人也於是　上惑之俾各出就選人格而公尚以高第補工科給事中拜給事中之三日即上疏言京邊諸要務因及人才學術　國家理亂大笑楊公讀而嘆曰吾儕者以文士待陸生幾失之賈長沙之儔生家敬輿未論也公益感奮復上時政四事皆時所不易言者月中疏凡三上楊公愈欲一當公公愈自引避竟不肯各楊公客尋奉　勑清坊廠馬公驗其非壯者駏請斥市之歲可省芻粟直數萬中貴人不便之為蜚語中公公發其奸因條列牧政十事皆報　可諸閹氣奪初用京朝官主各省試公首得浙江所收多名士其程義

雅馴為天下冠還守故職時慶陽伯之奴張與他人鬬而其人不勝輒殺其母將以誣張法司即疏誣張寔毆其母而死非其子殺欲以動 上果下三法司會讞而都御史熊恭肅公等力持前獄 上怒為奪熊公官餘鐫秩有差公抗章謂熊公不當奪官獄不當反厥閣不當狥其辭甚危 上怒逮公廷杖之創愈奉職如故張桂時並相挾 上眷寧欲凌楊公楊公扼腕而已而桂猶鷙鶩與張角寵而孽公奮曰決癰者乘其將潰此非時耶夜草疏千餘言力陳二相之橫以為不蚤去必亂天下其攻桂猶切方屬草草具亟上之 上大感動為罷張桂而特鐫桂保傳以示傾聽公然猶難輔臣體置公獄將薄而鬼笑於庭公叱曰非二氏家鬼耶何自阻我儆之而會詹事霍文敏公者故與張桂議禮合而以疏辭佐為 上所重既失黨而孤且疑出

楊公旨遂抗章遲楊公而為張桂鳴不平上乃召張公俾入輔還桂所鐫像傳獄成公得重杖謫貴州都勻驛丞而楊公蒙不韙以行事體變矣當公之疏行 聖明而目公奇男子至是則俱奄然索矣有泣於都門外者都勻在深山中公畏創以單車至驛不携家唯讀書而已所創述一出人爭傳之以擬故王文成公為遷客寘居歲餘量移江西永新令永新方苦劫而樂訟以訟為生公不

[illegible]嚴保甲法什伍相詷察奸無所容公鉤得舍劫者主名凡數家出不意撲禽之而其最雄者彭震徒黨數百千出沒鄰郡不可究捕公念郡獄有大俠故嘗與震好能知其處召謂曰若欲生乎欲生為我縛震來因授以方略使壯士數輩挾之往遂縛震又計縛舍劫之豪左氏者皆斃於獄訟師積猾橫行里中有名為彪為虎者公悉捕執之大者死小者戍其他斷孤産辯冤獄一邑驚服以為神明公乃曰害去矣吾可進

之教纂曰禮儀式雜他條約數十講之學宮而後布之士民懽趨若流水他邑視以為師帥臺鷹屢騰公念太夫人老而相張方在事曰我猶墮彼睚眦寧獨寃我上疏拂衣歸臺使者如失左右手吏民以數萬計哭而挽之莫得也相與貌公像其紀思稱頌之文至成卷帙公歸杜門無事多購異書習讀之於劉向所謂七略者其校讐幾徧以至老釋方伎黃衣稗官之書亡不通曉猶精

先朝掌故家言與客談纚纚若貫珠其披摘精義指縱經畧猶出人意表客亡不悅然自失也公於文本出左史太史公然不求肖侶詞達為詣人始目公以廬陵眉山為不能盡公然要之有互詆者其節奏經緯斐然成章則猶西京之轍也詩雖匹心而冷然見古調不欲與俗酧倡是以篇什差少豈曰邾鄫無譏已耶蓋嘗繹知鳧矣臺察監司郡邑守令時時造公請質公一切不為私居閒至於閭左利弊國計大小未嘗有所避隱也語及忠孝節義嫺

嫓流羨至切齒汗濁眉宇壯色猶隱隱於是聽者服公之公而忘其激慰薦之劍蓋積可十百而公絶不通燕中貴人問當其論糺張桂時疏中嘗訾及分宜氏更修隙又倩之公以故卒不用霍公者頗自悔恨前事嘗薦十餘賢者而公與馬又使人鄭重通殷勤公不許曰天下事倭為若敗而何汚我也霍公亦不以望公人兩賢之公事太夫人孝甚老而失明所以娛悦之者萬方晚節稍稍具聲伎以共膳飲人或誤訾公及太夫人捐館舍即日開閤散遣之時公且耳順矣哀毀逾節遂委頓以暨不起病既革顧影嘆曰虚有此五尺不以馬革裹而朽之牖下也嗚呼蓋可悲已公為人踈眉目美鬚骨稜稜起讀書視微短然數行俱下於伯氏字而敬其共養嫡姊亞於母又為表其節行而傳之季采材而不獲用埳死公痛之形神為戚損與人交有終始善故徐訓導元禄則力挍之諸生中歲時邮其家又善故史丞

鑿緩急未嘗以贋辭竟以女歸其子然二君皆鄉長者陸長史鍾張郎中約老而慕公義請以身後托公許之歿而治喪奠存邮其子孫畢身無怠公為諸生及仕宦時故不欲名王文恪楊文襄二公客然時耿耿不忘曰我以報知已而謂故鴻臚寺錢公貴其童子師也圖像三以歲時致酒脯馬華學士子潛公同館友也慕公敬間有所資給公稱心而取亦不謝其令永新而尚書尹公臺者方籍公車公異之與深語遂為兒也迫叨第進士以書上公公降辭報納良至盡公卒之十年而其子延枝始以彭徵君狀乞尹公志其墓又六年而　莊皇帝即位詔録故言事者公以嘗遷他官格小迕又二載而華公以褒嘉甚至所著有春秋鐫附注胡傳釋詩文奏議烟霞山房書尺庚已編若干卷未成者見聞隨筆鉤玄抉秘禮史二記注澤又若干卷

沈修撰少林公墓表略

萬曆之五年丁丑　上臨軒策天下士　賜宣城沈君典先生為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而其第二人則故相國江陵公之子嗣修也沈先生既負國士材器相國得之喜以異日有通家子可憑而先生嘿嘿其間嗣修亦不可得而親暱居六月而相國有父喪內意欲留之而外廷以為不可然莫敢倡言而先生奮然貽書其客李侍郎勸之奔喪復貽書責言路諸貴人以不能匡正而李侍郎故嘗與相國計奪情者發書強嘻笑而已言路諸貴人愕然不能答而先生意未已復貽書嗣脩謂相國為　天子師表柰何弁髦綱常而棄之飽人以口寔嗣修恧亦不能答先生乃與其友編修吳君中行檢討趙君用賢謀各上疏請止奪情且屬草而曰　上即幸聽二君子疏已足不幸不聽則必且禍二君子我得以疏解之或有濟乎不然是我曹自為咯而使二君子無繼也尋二君子疏上相國果恚

而取中　肯欲下之理先生知事迫復具疏大略謂　上以仁孝治天下必不忍奪宰輔情即不獲已而奪宰輔必不忍更以是罪言者袖而入長安門道遇座主徐吏部詰先生所往得商也吏部知先生疏上必重禍故以難先生不獲請而呼書疏者書肅訖則二君子與他言者拜杖　關下矣先生自恨甚親為傳膏藥啖以湯粥度其出　國門即移疾在告滿三月上書稱狗馬不任吏職乞骸骨生還故里相國業已聞沈先生諸前事自恨曰我何負於天下而動魚肉我若是縱沈先生歸於是諸得相國心者頗以其所忌畏揚於人冀有以報而江[illegible]諸大吏則爭釣奇欲以沈先生身為餌餌相國先生卧陵陽敬亭之旁築一室溪水中兩頭貯書籍坐起唯意長嘯自舒適有胡中丞者伺先生過亡所得得一不羈客羅致之欲使自誣共先生為妖言客至死不能染而相國意亦少緩先生

乃稍稍憩息九華尋西游徊中陟白嶽黄山泝嚴灘下羅刹江沉西湖六橋盡挈兩高之勝已出語兒口挈馮太史開之訪屠令長卿於由拳逐循婁水謁王宗伯元馭即不佞貞亦獲從焉馭曰嚮客来者何人不可失也元馭曰毋若彼之任俠何曇陽子曰俠者果銳而不顧滯此可以激進也於是元馭露之先生以曇陽子之化期来曇陽子且化囑之曰人道修身聖道修神神在身中以有情為運用用情不用為修持凡好名好事分別是非一切種種總持善趣亦屬塵緣先生寶奉之若頭目且少負大志多奇夢夢再之上帝所有所遇至是益自信以神仙可立致而天下之事亡足難者然弗能遽絶耳目之好欲無得之而客以異端進謂循此亦可襲而得道如悟真之謬注先生信之方自以為快而病乘間起矣會相國之子書報先生為相國殊自悔不能以金馬三尺地留先生使天下咲

我且人生若隙駒不以時樹勛業而坐槁巖穴為笑得耶否歟先生心動且促裝客聞之則爭趣先生門周旋報謁亡寢食暇而病益劇已憂曇陽子趨之去又憂所奉闢帥者亦趣之曰不能為斯世挽先生柰何先生醒而曰已矣不復有所為矣顧其子有則趣嫁諸姬之無子者而卒嗟乎先生前後所憂真耶幻耶豈幻者真而真者幻耶抑真與幻皆憂耶先生諱懋學字君典號从林一號白雲山樵其父少參公寵為名

墨寨敗歷中外皆著聲寔而又好稱餘姚之甲先生顧不肯帖帖一家言工屬言亦不純治經誼而旁通諸子史猶精於天文地理黃石陰符短長姑布方朔之術為人短小精悍秀眉媚眼便捷饒方善射走步山磵若飛以至跳丸弄鉤戲馬擊毬鼓琴握槊諸技亡所不習曉寬仁喜施意豁如也嘗上春官不第則走之塞上長揖大將軍與談縱橫略行游獵出飛狐穿塞抵花馬池而後歸悉攬形勢要害營壁堡壘目眺手

畫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暇則與六郡良家子射生取熟血作生洛河倒服匿注桐馬酒使胡姬剪頭雛歌出塞吹觱篥而和之塞外客見者謂是胡吳兒貌而氣凌我出倉父上數倍也先生家故饒以義散之揮霍千金不挂齒既為俠不已則漸窶而亟從他豪借貸以繼或風之輒咲曰裴叔則何人哉揖有餘補不足豈所不解而從汝曹斤斤升斗如十三賈人子亦褌中死虱耳以故其賜及第日而賢豪縉紳甲冑下至劍客酒徒亡不扼擘言國家必有異禎乃得先生而及其歸亡一鳥散者出則益麕集而至於死相率悲惋而謳誄之州里遠近不問識不識咸咨嗟嘆恨其不可作而族戚之受恩偏者来不可已而欲從受責者償之抱空券而不盡為之慟哭嘔血獨其家窶益甚諸受責者以券可跡矣先生之詩與文不名一家而縱横押闔往往出人意表人亦喜稱之而不自留稿草與先生交最厚者屠長卿已為之傳甚詳而汪司

弁州史料後集卷之十九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碑畧

徐左伯天目公碑畧　諱中行字子與長興人

公生而穎警十數歲即能為舉子業旁及古文詞十六試於邑邑令黃公光昇大奇之謂是兒國器也尋遊邑庠為諸生亡何舉鄉薦遂進遊南太學益為古文詞公白皙美姿容眉目如畫能食酒工諧咲所周旋亡非賢豪長者以故藉

馬伯玉使来言謂先生近游徉洪有金石諾我當任其幽而子任其明可也於是有則以長卿傳来請表墓憶與先生游徵徵庚辰事先生不盡答而趙檢討嘗從容言之與先生初同志者管登之復言之余因以益信先生之為長者而猶惜其死之早也

籍公車間凡十年而成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公既以文辭有聲實而尚書為顧公應祥其外舅行也甚賞異之間謂曰郎所業足自名必欲舍而趣古者則毋若他曹郎李攀龍又謂不俟世貞雖少亦其次也公自是交驩吾兩人而同年中若梁有譽宗臣吳國倫咸来相劘切公遂取舊章悉焚之而自是詩非開元而上文非東京而上毋述矣而會郎楊繼盛者上書劾相嚴論死猶在繫公時時豪饋食之間一入相慰語慷慨欷噓泣數行下楊君謂公毋入入且生得失生得失相嚴當舍我而與若讐也公不顧而太宰李公默雅能知公文擬入内閣司兩制不顧給事御史缺擬以曹郎徙公名在第三復不果而公念父母老上疏乞南曹便養報聞會尋遷員外郎事竣還　朝轉貴州司郎中時楊公已得死喪歸公解橐而追賻之相嚴廼伺諸嘗賻楊君者而太宰復中蜚語下法曹當公讞公稍麗輕辟詔不可公恒

自念太宰知我我以法報且不可而乃不獲以法報我之自謂何然相嚴則益不懌公矣公尋使論江南獄大小悉以情所全活以數百計事未竣出知汀州府公至而廣寇蕭五擁數萬衆猝来寇郭外男女爭避入城城者闔之有相蹈藉死者公亟戒弗闔而身坐闉前引絙別塗俾男循左女循右入第令遠斥堠而已諸縣令各受公教飭兵登陴賊不能破行闉指揮董珖墨係累男女數百公以一旅解之盡欲其俘歸公

笑賊且走走必由高吳道俾武平令徐甫宰伏兵徼破之擒其酋尋推功徐令不自居公又笑山海寇無已時而三圖當要衝議城之以一通判控治得報可自是寇益解散汀一切治而公入計甫畢而丁封刑部公憂治喪以毀瘠卧補汝寧府其治如汀時　伊王負　上寵創築城垣及諸不法事甚夥公當徃會勘人竊危公是不易折也公緩頰數語利害王悚聽立毀垣及省諸不法大猾中通判何君以法何君義不

受逮雉經死而猶弼横自若公為捕致于理汝人快之公兩治郡悉能平其賦且格他横賦而其治本經術稍傳比以禮節在汀祠故死事指揮王月橙故孝子丘文岐子在汝築天中臺別立何仲嘿祠暇則行學宮課授弟子文義旌賞其卓然者當京朝大察吏公前以遷後察格不當復察而相嚴尚在政察及公當左遷上民擁車遮道觴公且哭且絮語浹日不得發始公策以不終事也隄成而後辭事其以汀守覲垂發泣謂巡臬曰守嘗欲城右郛捍巨測矣鑿河以紆兩汀水之會而殺其反與射以完城形勝矣而皆詘於力未舉即以不職謝汀人而茲願之未塞也明公其有以賙来者其後揚守世芳城右郛金守立愛鑿河比皆具如公指以故兩郡人思之為立碑而曹司空亨汪司馬道昆紀其事公歸旦夕奉母許安人怡怡如也有兩兄而伯守孚蚤逝子其子詠養而教之仲中和貧推與

已田宅中外姻戚恃而舉火者恒數十人公性好客客時時滿坐所恨惟罍耻饌食取咄嗟辦而不問所自来其童幹亦喜客之至而娛之冀以得自紓即稍能綴韻語或操一秡者問公衣則衣問公食則食問公所噓薦則為草薦書或數十函不倦公以是益困太夫人從容謂公曰汝不念来日耶而不為祖且　上英斷正臣新柄國不以時白見冤狀勉圖功名自効而剌促一塵若水上也公感悟乃之吏部選甫六日得長

廬之轉運判官為判官之三月遷瑞州府同知許安人老壽死其訃與除目薦至公奔歸慟欲絶念無以報地下因請李攀龍銘其藁而世貞傳之時少師徐公與太宰胡公內重公超為山東按察僉事且欲進移公學職會以喪聞乃止服除補湖廣巡武昌武昌首道也隳案積委克宇公精心剖之立洗陳氏之後曰柯彩鳳者負湖為盜舟數公掩而斃之獄掇其積粟藏鏹以賑饑人所活殆萬計江南北窘於渡公為立值

責渡子毋橫索有溺者官且棺瘞之溺而不報
則以罪其地人黃鶴樓燬公計以廢殿材新之
而缺梁棟尋江漲大木隨水而下者數株以樹
樓良稱楚人異之積資爲雲南布政司左參議
寒暑亡閒行部出則用什伍法練士入則緩帶
延儒生講說秩文彬彬矣以賀　萬壽行悉留
其携書數千卷寘公庫遷福建按察副使遂爲
其省右參政有黠而蠹於倉凡七十家公廉
得之以輕重受讁自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談笑應之咸嘆伏以為神而實中耗矣一日宗
室有閱者交發其陰私事公思所以保全之不
得忽眩不能語舁歸卧正寢中夜卒其寀若右
使張公輩晓而救公弗及也中丞劉公行視公
貧弗能喪乃與張公謀捐帑金治美材殮之而
余弟世懋方分部南康驚而奔以一日夜至力
為經紀其道路費始得歸公之喪歸也諸王子
侯與其僚若屬及郡之薦紳大夫縞而几哭其
吏士巷哭其耆婦孺擁而野哭道所經守令師
生亡弗祀也公之客及交遊滿天下聞者亡弗
嗚咽悲詫曰公柰何死公且無子已而曰公可
以死矣即無子有子矣蓋謂其德就名樹也公
孝友敦睦寬然長者其舌有臧而無否輕財好
施不為帑藏汎愛親仁久而彌篤所莊事李攀
龍蓋不敢以友進者終身矣吾曹若宗臣梁有
譽蚤死攀龍高簡少延納國倫與世貞不耐毋
口語而世貞性復脫踈即操瓢者思甘心焉而
於公靡間言以故得醍醐稱一日國老和而甘

且善劑也公於詩格高而調逸近體宏麗悲壯讀之神聳文步趨古昔所立卓爾有青藜館集續集若干卷天目山堂前集若干卷

宗學使方城公志畧諱臣字子相興化人君為人秀髮眉豐下目光奕奕傍射負氣豪儁自喜當其踰齠時習戴氏禮已竟一日戲搆題而屬文文成多奇語太公異之為益授君業俾卒焉君遂以時義名十四試諸生第一自是連試輒第一而又十餘載始成鄉薦明年成進士高第授刑部廣西司主事太宰李公默見君文而奇之謂為其屬得考功故事吏部郎自相貴絕不復通他曹郎而君日夜與其舊曹李于麟徐子與梁公實及不佞世貞游益相切劘為古文詞考功署中自公令外多不復酬往而君少年驟貴顯諸曹偶不無目攝之矣君亦以湛思故咯血謝病歸病良已築室於所謂百花洲者而讀書其中不復問世事居二載李公復入政府移文趣君君不獲已為強起有遷人陳丞者

緣入重出百金裝君不悅曰丞為廉吏惠吾邑吾不啻百金者數也而乃用邑金涸我者何也丞謝過罷去自是贓墨俱絕補考功之三月而調文選為文選一年遷稽勳員外郎君強敏於職不廢亦時時佐其長有所推進而其好為古文詞日益甚會李公與嚴相交惡中法而君又嘗賺故楊忠愍公楊亦以糾相嚴坐論嚴恨君甚凡欲用考功令斥之有救者獲免然亦竟出為福建布政司參議君取道省太公於金陵游燕子磯為文紀之復循子與游茅山題詩刻石愀然長嘯有終焉之志太公趣之任恒改日徵之以不辦具裝故太公咲曰吏部郎貧乃爾耶則何以使比部郎代具裝出月俸三十金予之乃克往君至而旋有倭難當守西門鄉氓強負求入者幾萬人君戒門者內之或謂賊且近柰何君曰我在不虞賊也入甫畢賊至衆懼失色且下君行求得善火具者百人置要害間手白金人為勞且約曰俟吾鼓而俱發不然毋動也

賊輕城無人凌睥睨上魚貫其後君度賊已集
鼓之火具累百蹊洞中賊死者無算遂以潰去
督府檄君護狼兵歸兵出省欲縱君令語之曰
吾日一酒食犒若若不歸伍宿吾不止寢也夫
法不能俴若矣狼兵所著策論若序傳藝林中
以為式久之遷其省按察副使督學校君每出
按部校士坐堂皇上取試題為經義以夕及旦
日閱卷以又次日進退諸生無不人人厭服已
又無不人人厭服也諸生貧者調學田租贍之
不給則為捐月俸減供具繼之以為常君既精強於其職而兩臺使者諸
司道大夫用名重故造請文事填委君又以其
閒劇意騷雅嘔吟非丙夜不已遂寢瘵日以亟
乃稍次其生平著述凡十餘卷梓之疾革衣冠
坐廳事手書三詩於帙飄風飄然有御風凌虛意
已擲筆而逝訃聞兩使者哭於墓諸司道大夫
哭於其署博士弟子哭於學士女哭於巷曰誰

為社稷贖宗君也則曰誰為贖宗君師我也則又曰誰為贖宗君父母我也御史獻科下諸郡祠君名宦奉秋祭勿絶君於詩好建安及李白杜甫於文好司馬遷北地李夢陽然自以其才氣勝之不屑屑取侶也其横放雄厲莫可得而羈笈高者凌太虚秀者奪萬色務出意氣之表以自愉快寧瑕而璧寧蹶而千里至於論說千古成敗慷慨擊節其孝友廉潔一試於閩稱循良首差為文士吐氣矣君得年僅三十六娶於陸無子求當為子者于培子而未也嗟乎雖然以君大者校之亦壽且有後哉

梁比部蘭汀公表畧　諱有譽字公實南海人

公實為諸生即名能歌詩領南矣已成進士游乃稍自媮快曰世故有人哉而郎宗臣已去補尚書刑部郎間與其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燕中即又傾燕中而居恒不自得欝欝思歸為吏部休瀚輒一来俄而郎徐中行来中行故常與公實遊南太學深相結者也以是日相與

切劘古文詞甚懽而一旦念其太夫人竟移病滿三月上書請告歸公實時聲愈籍甚當徙郎吏部吏部亦推擇嶺南郎一人以風公實且止者公實咲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而一吏部能縻我哉竟去弗顧至濟上而貽百韻詩攀龍輩為別百韻即古自杜甫氏而外不恒見也而文甚工既歸乃杜門度圖史丹青奚鼻之類一小閣卉木竹石環之而身吟誦其間囂囂然不屑也郡國大吏雅慕公實干旌門相踵不任客鄉里紈袴子跡絶不相聞而潦倒書生狹册剥琢則尋聲出延食之矣然公實所最善者攀龍輩武昌吳國倫最後定交而謝榛以布衣故公實亦間從遊其於鄉師事故黃文莊公佐而友黎户部民表當與民表約游羅浮山觀滄海日出沒探勾漏令丹閭庶幾其人一遇而屬海颶作不可以舟乃止宿田舍者三夕颶益甚甚山木盡拔道為徙而公實亦意盡乃賦詩而歸是時屬疾寒中湊矣歸

而疾大作遂不起年僅三十有六也公實以念太夫人故棄其官萬里歸養而竟先太夫人以死盡益謝棄交游期以歲月窮古作者之蘊而卷若不觸手筆弗受濡庭卉木弗及新以死嗚呼何以死也公實所為集若干卷具在取其上駟而擬古作者無大媿其下駟亦足以走夫後死者即公實未死也記之燕中從公實遊閒過飯一肉不能再簋既徙復過具鮭菜不能肉以為恒青衫揩拖其當繡處時齧殘則縷以絲襚之而問其家世故嘗責為諸生日以意氣耗其數百金不顧詰之則咲而指其腹曰是豈任肉者公實又性不好食酒事太夫人簋至婆婆齋慄與諸弟季友愛甚昵即獨飯飯弗廿也又脊飭於言行不侵然諾取予一介不苟自吾鄰之工數又能相嘗一日謂宗臣曰子甚貴而無身柰何已又謂予曰惜乎子之不得志於年也子而年疇能跡子武乃又黯然而嘆曰吾先二子徃

其誰為驗者蓋公實殁之六年而宗臣亦年三十六以歿

余梟副午渠公志畧諱曰德字德甫豫章人

公少而慧敏總角受舉子業即超然神解稍長從父授經於武昌朱御史廷立館朱公嘗督畿學政目中無全士見公文而懽然曰是子國器也砥礪之且數歲歸就試適郡試甫畢守歎無可以當首者續試公大奇之遂以公應學使者奇公幾如郡遂補博士弟子屢試輒冠居萬安之

人喪以孝聞服除應其省鄉試中式名稍後朱公入為御史中丞道遇試目閱首簡不得公名乃爾耶夫人從地拾之起抵之地曰余生數奇乃爾耶夫人從地拾之起簡窮而公名見朱公為張宴相賀公偕計至南宮不第朱公初弗使歸曰生強為我游太學太學賢士藪也遂游太學婁試復冠時王襄敏公以旂為兵部尚書謀子師於朱公以公應遂躬造辟焉王公一見禮異公所揚扢自文事外諸國家大筴亡弗籌者魯襄愍公銑為陝西三邊

帥請大舉掩河套有
以為便密咨公公對曰吾聞茲事實夏相主之
夏相驕嚴相險而中為敵酋公且不自保何暇
成功名乎哉亡何上果罷夏相尋逮酋公而
猝命王公代之王公大服公欲以公偕往公念
離刑部公久迫欲歸王公留之不得乃謂明日
當餞於郊至則公卿大臣畢集王公攝衣而門
迎公且徧以贊諸大臣曰徵余生教之吾殆不
知死所且謂余生異日公輩入也於是諸大臣

爭造請公公竟不顧返其又明年乃成進士使
於豫章邸却其饋一絲不以入橐鄉先生故太
宰熊公浹聞之曰鄉後進不乏人明年還朝至
冬始授刑部貴州司主事公精比詳於法亡所
刻縱尚書稱之時歷下李于鱗與世貞相劘琢
為古文辭而吳興徐子與南海梁公實寔同舍
郎趙人謝茂秦自布衣楊人宗子相自吏部楚
人吳明卿自兩制入虞與朋焉亡何梁生死謝生
解而公與司農郎蜀人張肖甫繼入公最名晚

進然年最長而其事于麟最恭於于麟詩所涵
濟最深至公長身疎瘦眉目清朗不多食酒雅
談笑然簡遠有準時明卿好狎侮以加子相輒
不肯受加子與則受公脩然其間亡所加即加
之公亦夷然不屑也楊忠愍公繼盛以直言相
嚴罪下獄論死嚴之鄉人皆掩耳不欲聞楊公
名公時訊問亡所避遷河南司員外郎尋遷四
川司郎中亡何出讞浙江諸郡刑獄淅俗獷巧
善麗辟然深文吏往往惡其情法時不敢公平
亭之其得出者咸自慶慰恨見余公晚大司寇
亦亡所駁異還理其司未幾擢福建按察副使
公至閩值子相理學政而子與守汀喜甚詩筒
還往不絶俄而子相病且死矣無子公衆傷之
躬為視含斂使其子棐經而受弔以其喪歸入
賀　萬壽還任時倭警雖少寬而群盜乘時蜂
起延平徐子堅者劇盜也聚其黨踰千人欲南
連張璉以自固臺屬公捕之公選守令而下敢
力深入著分兵為四路掩險以待而多縱反間

攜其衆為一鼓而薄之即陣斬酋首五十餘級賊遂大奔潰悉為兵所縛凡四十餘人斬及溺死者三百餘人聽撫者五百餘人前是張璉起大捕殺掠江右閩郡縣然不至延平而延平公所治也　天子方震怒下大司馬檄奪三司守巡俸誤及公公不自明而至是公以功大當贖念不欲張倏其事力辭之臺人尤以為難嘗按部抵建寧臺檄還署司篆已發矣會山賊反攻屬邑之政和壽寧郡守一鶚間行報公公曰亟返郡當與守共之安敢以司篆解既而與守謀二邑無城必不守彼且乘勝而見凌我與守約兵弗精當坐我餉不足當坐汝賊果入二邑覘閩御史其公同年進士也疎不諳法公微規之公師整而暇相守四十餘日援兵至合而殲之臺按功簿且上而會興化潰於倭而止御史陽謝公中頗不懌而邵武之司理與守搆公意直守御史乃復入司理間遂指擿公冀以快忌者中丞譚公綸為解救不及而例且會虜

因稍異其辭業當得勘銓部中亦有欲為公道
地者而　肯報罷矣公雖終不能無小慨然以
得長奉刑部公甚快公出入中外十餘年未嘗
一日廢詩而至是乃益刻勵自于鱗而上以至
於古之作者亡所不窺極于鱗慎許可其實公
於七子中恒猶憒憒至是貽書世貞曰大江以
西余生一人而已而豫章里中人鮮治詩亦不
聞古調公墨墨不自得獨國將用晦能為古調
公折行與證爾汝交相倡酬亡倦久之名益盛
海內操觚之士多納履請益者公居官廉無餘
橐又以淫書故不暇治家人産市文之羨得少
甘毳以奉刑部公及繼母蔣孺人而其後刑部
公卒公時已逾耳順哀毀踰禮其喪蔣哀亦稱
之先後中丞直指干旌過從問政譚藝俱以公
為指南

弁州史料後集卷之二十 名賢故實

瑯琊王世貞纂撰

凌比部藻泉公墓表畧

君之為諸生甫弱冠而於其業工甚試諸生間往往屈其行然至應鄉薦輒病不利因著夢成賦以自見久之用選貢升國子上舍始薦應天至會試輒又病不利而又久之始謁吏部選為全椒令全椒民苦養馬上豪詭為邑供丁而以

馬役貽下農君至則首華供丁曰吾無所事供
也為代下農養馬則又約束其寮曰毋行落課
常例也則又時鬻其馬者俾易駒而為處價以
備俵曰毋令而陪償也價少盈羨悉簿籍著為
令邑自是無馬害矣君又以時立社倉出粟予
貧民僦其子錢議丁糧省里遍柳斗奸吏鉏強
猾邑政大治乃稍留意學宮修禮教之事尊故
王文成公以配歐陽文忠公曰此二公牧同地
也而會河南寇師尚詔反聲言破鳳陽高墻擁
諸王孫度鞠塘且突全椒而南公從邑亡少年
五千授甲置陣為三覆以待移文御史所遣二
指使摘角前扼賊衝賊遂巡遁去畿甸卒以全
椒障云而吏部課令最顧僅得沔陽守沔陽名
為饒而困澇君甫至監司檄徵積負五萬石君
曰是無柰澇農何行求富人代為券約以樂歲
取償而身勞勉之頃完其半以報監司大悅檄
旌公力辭守不穀何至代民受旌也沔多客籍
皆饒樂而土著民不勝役則相率跳他邑自隱

君悉遴客籍以次受署役則土人稍稍歸矣公又築下流之堤以捍荆湖漢沔諸水水暴至不能損稼人相率呼凌公堤云有護衛指揮某藪大盜而杜其國莫敢問御史以屬公畫策立就逮窮治枝黨無遺公前後州邑薦剡亡慮十數奬慰屢下稍遷同知廬州府嘗受檄清理鹺務宿弊為洗揉三殿花石以身先州邑吏而設法委曲處之甫三月報完　詔賚金帛加等有居間而橐金於茶及酒者君發之按如律豪猾惴惴受事而君不以自多曰吾愧夫逆絶暮夜人也用治理卓越上聞擢南京刑部員外郎君故倦游而屬喪母王太宜人過毀瘠疾服除治蒐裘為終老計太宰胡公與君義故移書趣之出公謝曰身業已有之不能為宰公失也會　東宮詔恩進金緋然亦時時服幅巾白帢林居讀書焚香宴坐竟日好養生家言居恒誦老子專氣致柔章以持世要訣無過是已又好禪悦然若有悟於出世也榜其居曰淨因齋更稱淨因

齋主自君之先有時中者為元秘書少監懋翁者為翰林直學士至　明而諱賢者以應天治中直諫謫　童皇帝思之為賦招隱歌　命行人召還俾佐大司馬理御史臺事固辭書賜老堂以貢其休而子宴如由善書起驟拜吏科都給事中擢右僉都御史有名臣風凌世世受儒三傳而練溪公震仕為黔中校官最不達而最賢最名能文章則君之父也君於詩文少受其父指而又多從文太史劉司空數大人游弘嘉之際卓犖諸名家皆其所寤寐交者也文猶推史遷氏非陽浮慕之要有以心得者晚乃多病不數為詩其傳者三百餘章皆有唐人風至論詩十法鑿乎其言之也不倦蓋嘗敘其簡抄謂用修而在即赤牘其舍諸君名約言字 得年六十有八以卒有子廸知成進士為工部員外郎述知為光祿寺監事遇知遂知俱遊太學

徐明府長谷公志畧　諱獻忠字伯臣華亭人

君神識茂暢性操并介自其髫亂時雅已慕竹

素之事矣稍長屬時義即傾其作者補博士弟子試諸生間褒然為舉首久之薦應天凡六上禮部不利君既不獲逞於時義乃益務為搜獵稗官溢者外家之語逸壁斷戟摩削亡昏旦農圃醫卜支離覆逆音聲人伎往往精探其所緣造雖專門名家無以難之而其為詩自建安以下至大曆鮮有不窺薄神情妙儔獨在江左與貞徽之際而已文主爾雅不離象質賦頌碑誌取材東京然至於論說與革利害物情時趣有味乎言之也華亭故推陸文裕先生博精於古視君為丈人行其揚抗風雅下上今昔耳語膝坐忘其為吾汝也君去禮部為吏部選人當得縣令人或謂君少遲之一令何足涸徐先生為君謝曰令易及民耳且也一第亦何足涸徐先生竟得浙之奉化以去奉化夷嶼而城鼃虺雜居民俗陋而好訟君不為斤斤三尺溫柬之節用平稅蠲役防水務有以祗席其長老稍推美田學官為膏粥費興禮揖遜彬如也君所為植

培務在單赤以下其政術好近民而遠上移牒
條教飭儒而不必緣吏以故良士大夫草莽之
臣類能誦說之他不盡爾也甫二歲入計道彭
城有監司者以一籠篋授君致之庶君徉為不
悟抵京以一籠篋報亡何君坐毀罷矣前君為
諸生固已精堪輿家言而會父府君歿執君手
曰吾三世不益丁得無於葬有所恨哉是而責
也君拜受教則日夜偕所厚為堪輿者相地數
百里內獲吳興之福山而葬焉馬君又愛其山水
清遠土風醇嘉既罷則庐置墓田旁搆丙舍為
終老計不竟稱華亭人矣五柳雙桐偃蹇枝門
疎櫺淨几奇書古文間以金石三代之器葛巾
羽氅徜徉其間客至則留小飲聽去春容寂寥
隨取而足時命單舸漁童樵青於苕霅蒓盧間
不復可蹤跡也故司空劉公蔣公司寇顧公諸
大老為耆英之會於峴首迫欲得君以重斯社
君不峻拒一再往後了不復戀君燕閒之晷肆
於九經作春秋稽傳領洪範或問大易心印四

書本義分節受鑰伯陽以破玄扃作叅同契亥
步心測璿箕神啟作大地圖衍義山房九笈三
江水利攷狗知郡將冀酬山靈作吳興掌故集
探始中聲旁極正變作樂府原唐詩品朱邑既
老不忘桐鄉作四明半政錄其雜著詩文又數
十卷行於世

慎侍御山泉公志畧

隆慶初余守吳興部而始識慎君之為人君中
形和髯髯半侵而其行步蹩躠如也而稍與語
天下事慷慨激烈若無足當其意者至設秩文
揚抗千古異乎其入之也悠悠乎有餘思矣自
是予別去以至得請歸里君歲必一来来必移
日其他問訊之使以春秋計則必出所疑於古
載籍者乙而就質以余之不學幸不及敗而久
之稍不聞問則君之子報君死矣余病不能走
哭君獨未盡廢筆札以故因君將卜葬采君事
於其子為之誌銘而返厥幣君姓慎氏諱蒙字
子正其先自慎清以汰避法由魯昌平鄉徙而

之趙家大原再傳而為到顯名諸侯間至宋有鏞者自秘閣校理出知湖州悅其土風因家焉遂為湖之歸安人又十餘傳而至君君生而資頴敏好讀書弱冠通經術工屬文聞越人諸燮先生善易徒步從之游時故廷尉汪公文盛今少師徐公階先後督學政名能知人讀君文而奇之曰是子利如錐安得久處囊哉亡何果舉鄉試高等自是聲稱愈籍籍然久困公車間不復收垂廿載始成進士謁選得漳浦令漳浦故多豪善持長吏長短君至則一以柱後惠文繩之又明察強斷晨朝諸吏有所顧問吏惴恐無人色所彈擊不問貴顯居間路絕一切治理流傳旁邑環取則若師帥然有盜負山海而窟者諸奸黠亡命多歸之尚出攻剽聚落掠金帛子女司陬者懾莫敢誰何君乃擇邑下豪膽武陰重不泄者十餘曹俾偽與盜通佐之攻剽若嚮導然密報君部勁卒攻之所遣豪從中應急擊縛其巨酋三十六人餘無得脫者威行邑中道

無拾遺尚書以為能下尺一徵君拜南京某道御史他御史多脂韋調調惟幄風旨君獨不爾固已一切不便之而老權相分宜重時浙寇甫靖而胡猶用軍興法朘十五郡民脂血以其半入分宜庭半私為橐中物而又舊酒醉則管前人命君念胡蟊殘我桑梓無已時而身在墓力或能得之數移書沮止胡竟不省乃上疏極論其事大約謂治天下如治病病有緩急則藥有標本日者興兵命將付以東南兵餉假以便宜不為稽制諸所治皆標也其藥皆雄附也幸而其標稍就緒而不知根本已銷亡矣而當事之臣顧益巧立名色漁獵不已夫病去而雄附復施病必益標治而攻擊如故本必擾當是時號已上權相內自慚而尚書且懼且恚百計謀中君以臺事不得則中君令時事屬大述職計吏逐逐君御史既以最超拜不當預計計吏故不及御史而會君所別抗疏論科塲懷挾弊諸詗察方畧嚴甚士子有犯

而削籍者爭譁君權相以是得陰喝臺省行意焉時宗伯孫公陞國子祭酒潘公晟聞而不平曰以覲去御史又去真御史法安在將白之朝君力止之曰夫去某者非誤而故諸君度力能勝之耶柰何以一官重不肖累君歸而胡意猶未慊謀所以陷君沈思久之一鄉人叅胡軍事為畫策曰公故嘗平白包中反者而此子曾書諍之強坐以鉤黨可也乃察伺君無他狀而會君巡視江防時有兵仗十餘掩得之以為君反形逮下獄羅織其家人子俾為証獄且急按浙周御史及君鄉人吏科都給事中沈君為營救得小梃而胡以言官論逮事乃大釋君雖得釋然家已毀而又不肯別治生以是益困第日取古文書辭誦之如所謂商丘歌聲中金石者不獲終吾以向者在臺時擬白之未果而罷然吾每飯未嘗忘　建文也於是草封事數千言大要以遜國委命歸　建文以應天順人歸

文皇以繼志述事歸　今主授懋賞俾上之懋
賞謁君同年馬相國馬公讀而吐舌曰是不難
上即叵測毋若乃公何懋賞歸以報君君嘆曰
固也若愛我柰何不使我有身後名於是益讀
書多所纂輯謂　明興風雅於唐盛矣作　明
詩選文體垂三變而鮮折衷焉作　明文則學
士大夫於詩尊唐而卑宋且廢是惡可盡廢
乎作宋詩選進而諫爭欵欵有餘誠矣作忠愍
錄退而徐觀乎俗斷斷有餘感矣作儆世編慎
之先邇而其嗣則益滋我將為整齊焉作家乘
錄讀何氏紀游山而賾之謂何以僅紀游也作
名山記其他若所謂陳將軍集齋山志王荊公
摘粹南臺奏稿者往往甫脫草而人傳之君乃
喟然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公何人也而稱
竊比不佞乃獲老死是間是矣足以故且讀
且著書終其身不倦至年七十二病腰痛劇神
氣不少挫謂二子必得王元美志吾幽二子泣
受教目乃瞑時辛巳之四月二十七日也公既

志而論之曰分宜盜秉而世趣羶馬當其時固難言哉即仕者夫豈唯言孫也雖危行亦鮮矣而君故取其所甚讐而暴之吳興之獄岌岌乎僅身免耳君不以急故廢其直不以身退故廢言天下事不以老故廢學男子哉乃其所稱竊比者得年而亦比之可以瞑矣懋賞又亟為余言君殁之月餘而里人賈林者暴死三日蘇自云至一大官府有盛服擾案者君也謂林姑貸而罪杖之數十既循其服則有青赤痕若受杖者夫神者聰明正直而一之而又何疑焉

華學士鴻山公碑畧

公諱察字子潛常之無錫人也簗胄殷宗錫徙公族具在春秋右師表君臣之訓迨乎晉季孝子艱不娶之貞乃後仲息遂昌厥裔宋氏之始肇基東序及明揩遷於蕩口世秩黍稷爰有資稟公父奉政府君息轅素封解褐半刺業慕文事耻以訾顯　泰陵委和之運震澤靈秀之滙

時惟慶門乃篤生公公生而茗秀長不虜立攬
玉塵以齊潤客訝寧静揮毫鞮銀海之淳澄人誇阿
堵誦妝三餘之晷論窮九師之辨府君乃延耆
碩以攻玉購英哲而斷金公毫不停綴鋒無抗
衡薄游賢關則林宗之首八俊高步秣苑則田
巴之屈千人屬　龍飛之記元歌鹿鳴而登薦
江左之珠競靈鼉誰當照乘燕中之金收蹀躞
誤驥追風驚取一鳴獻無再刖竟登南宮上第
射策金馬讀書中秘每試與吳郡陸君浚明更
拉甲乙故太保費文憲公讀其文而歎曰東南
之美盡在是乎公遂與陸君申友於之分錢通
則管鮑慚分氣投則逖琨讓舞九畹齊秀居然
大國之香連城並輝宛爾清廟之器猱然而珍阻
投夜產忌當門枚馬之吹噓甫上絳灌之詆訶
先入陸既改省夕拜公亦出郎民部淮漕之舳
艫飛雪義絶染指神武之衣冠若雲心安樸被
遂以疾予告棲遲逾年意泊如也府君篤資事
之分割晨昏之戀強公起補椽武庫遷佐職方

蓄學與五兵偕富宏識則九域同朗尋正車駕
銳精置郵戍鮮告痛國減冗耗遇恩實授進封
府君如其官毋鄉為宜人斯皇朱紱宗黨榮之
會　天子方飭金華而異改翰林修撰拜　命之
日俾仍五品祿章奏最之辰通理三考遷次銀
緋綰曳之美徊徨弗居博望清華之選逡巡若
畏　詔美撝謙特聽所守尋與校　累朝寶訓
實錄　宸章之炳烺若燭何假青藜天祿之恬
淡如飴無謝玄白以錄成進侍讀同考會試
皇太子立　詔諭朝鮮　賜公一品服充使者
以往父老雜進方欽長卿之見難豪帥歸誠自
縣然明之却賄匽水傳為盛事馬韓戴在稗史
公既嫻婉其度加以長慮決識故太傅李文廉
擢司經局洗馬臺臣謂公酣酌不當　儲輔
天子外伸諍路特寢新除仍顧輔臣出李啓事

曰是尚堪朕輔者胡以不當　儲耶且以酣酗加華其何異謂黃門為宣淫坐闔伯以闌入也公既却軌無通李復削草不泄時始兩賢之娥眉見嫉班姬所以奉帚蓐鱸非美季鷹托而扁舟予告歸里至是者再昔安石偃蹇朝命栖遲東山自謂去巢許非遠公築園傍舍名曰嘉遯亦何以異茲而復見追府君黽勉北上非其志也俄補故官命主南畿鄉試貝玉走不經之集桃李成無言之蹊前後二試若少宰茅公宗伯瞿文懿公兩魁天下尚書翁公陳公劉公殷公侍郎兩朱公畢公曹公凌公輩出入三事蔚然名臣垂白羔鴈不廢師禮公程式之作世所指南片辭而模楷攸寓百試而光景恒新未幾超拜侍讀學士握留篆而南素薄宦情更涼物態冥鴻超蹈之旨默授流言青蠅點汙之談翻成知己乃以徵謫露章乞骸駕言倦游篤懷養志主上愍其情不之強也公以學士侍二親且五十矣夔夔齋慄不改孺子之慕蒸蒸克諧遂成

太和之風俄而奉政府君捐館匪法太連之善
居有踰潛冲之死孝溢米時進親慈為之祝嚏
鷄骨支牀門故虞其毀性亡何又丁鄒宜人艱
侯之墓田丙舍原氏之南陽新阡方斯篾矣公
衾以歲加禮無老廢乃大營冢域茂樹楸檟鍾
謂龍蛇屈伸士之恒遇杜樹之蔭百尺黃河之
潤九里故計倪五策匪徒謀伯王丹千金聊以
足志四姓之炊烟待燠羣稚之孤煢托儔取若
囷廩寄之衽席役助資贗之畝里搜伏匿之田
涸轍多潤乎蹄涔為漁豈安乎竭澤至於取予
歸節豐約因心雖連雲之暈革爭騖而二簋之
豚肩不掩物情頗異行之自如若乃樹梓種漆
樊君雲之迂笑也木屑竹頭陶士行之瑣箕也
之善對名在丹宸安張長公之退節時有佞相
假賜環而為鈞復搆偉帥指推轂以求脂甘語
伸至危機隱括有為公動者公如不聞間謂所
親曰昔人有投鹽於水以明非惜惜所與也吾

守先人饘粥之遺而捐以填狹邪之逕乎且使
白首婺婦丹唇衒門匪惟失節徒增其醜俄而
倏相倖帥相繼淪敗始服公之遠識公林居凡
三十載矯屨迅步若士之狎雲霄柔肌絜顏姑
射之凌氷雪高標鮮令簡度清貴室絶二八之
媵坐無九九之客懸榻稀下應門鮮通然而五
祠並建躬辟主之蒸嘗千里裹糧手故人之訃
訊親仁汎愛道不相謀酬恩狥知誼有攸當至
於齊相脫驂未收越石之感孝標著論不免到
溉之嫌情意所安毀譽為汰公既杜口朝事遠
跡世途取亢窅寞之鄉長王嶕嶢之色偶周行
墓所顧盼松栢泫然父之謂諸子曰昔與陸生
周旋館閣各言爾志陸生慷慨畏華吾欲雍容
經濟今皆已矣九原有知寧無小憾君子以是
知公之未盡忘世也公素強無疾歲昭陽之作
噩辜涂之月覺筋骨微有少異意殊忽忽叔子方侍
容臺典屬國促令請告奔波以歸見之喜動顏
色沈疴少平迄於改歲竟不時損飾巾待期綽

乎太丘之度易簀就正儼矣子輿之啓大怖將
臨熙怡若寐小斂既畢容色欣然公以弘治丁
巳季夏之六日生卒以萬曆之甲戌仲夏二十
七日春秋七十有八所著有碧山堂知退軒翰
苑留院東行紀興巖居諸稿及纂華氏家乘九
卷續傳芳集六卷東壁蘭臺之撰春容雅麗為
宗一壑三徑之辭簡遠玄澹為主雖黼黻人倫
膾炙羣吻俱擅珪璋靡慚竹素而巖居一集逈
乎超矣公天與檢鏡屢戒規彀右文之景雖未
竟其虹攄於陸之儀僅微徵於鴻漸使際虞代
則巢皐分德其在孔門亦憲賜裁衷矣寢疢之
際三子七孫長者垂紳服衿以侍湯藥少者累
基採蘭以娛游目謝庭蘭玉之榮吾宗琳琅之
秀人理靡虧夫子可瞑甫及授室叔子繼之乃
知水竭鵬海珊瑚隨而告枯鳳歸吊雞鵷雛以
之從逝修短迴絕哀榮不恒其門人王世貞等
感匝石之見採悲融帳之莫從恩澤未零音徽
就杳進不能請字衮於公朝退不獲寓心喪於

私壠敢造非領寄之堅珉

程辰州石峯公志畧諱策休寧人

歙考封主事公益興母曰孫安人嘗感異夢而生公公少頴俊異凡兒四歲欲從兄入里社學父禁之則大哭泣乃異而口授之孝經古詩輒誦五歲習書又習數法父戲之曰兒長欲据握筭從市魁作鄙耶公對曰大司農錢穀豈亦鄙也父不能難稍長受師禮經改受易其於禮習如故屬文有奇聲至年亦四用易應郡試時學士廖公道南謫判徽見其少而難之以時義四篇公不屬草頃刻而就廖公大驚賞曰咄咄程生非而家克勤侍郎復生耶以奇童薦於提學御史聞人銓銓曰兒固奇毋使早泄不為儒器自是公妻試於郡邑往往高第獨不得志於提學又善天文數好博奕蹴踘吹簫調絃度曲為新聲所過狎邪諸俠少亡不推挹者而一旦自

悔折節益讀書為深沉之思然其材亡所蘘舒父受而任之遂能出其橐施棺槥於死者山寇蘘公以兵法約束里中少年禦郡之脩其先忠壯公廟次及宗祠又次及道路橋亭屬大水漂屍蔽溪而下公從家蒼頭悉收瘞之為文以奠其辭哀壯懇惻識者以為勝古祭宴漠君文遠甚公又著讀易纂言經世大畧二書其學益邃用世之具益周遂中鄉試高等連舉進士肄事工部以使歸省觀當夜分有隕星之異公感其事遂著星官筆記一編往往有洛下閎郭守敬所未蘘者還　朝遇聯舟汪進士暴死悉帑而賻之又以藥起其里人吳益程守堅病且為助其貲費二人皆得官拜公而泣曰此官公所遺也尋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先後奉使職咸稱出督餉大同至甕城驛而虜大入勢且迫時無險峻可乘公約束更卒握墜而守之痛扶一指揮之欲竄者謂其家人此地吾死所凡三日而虜不至徐致餉歸人咸服其膽勇

服闋謁選於吏部未即補著三才萃見凡十二卷合十餘萬言其言天人之理備矣補陝西司主事監大通橋運已監大倉庫皆有廉能稱進廣東司員外郎遂進陝西司郎中尚書雅重公凡所建白悉以委之無署廣西司復署山東司已署廣東司遂并署三司諸用兵之地需餉而濟者公為料理皆給公所覆童疏前後數十上而其大者革耗銀停關中官吏祿奉搜監收糧解宿弊特　長獻景三陵子粒舊規議稽遍儲請出內庫黃蠟油漆硃靛付外而蠲民間之供勒有司積穀約束　秦韓慶肅四藩之競祿者行之皆有味獨其止山東營田見若以為畏事而其後營田卒不成而大為民擾公又上遍務五事若預催徵以增歲課嚴開納以通鹽法清耗蠹以足軍實核屯戍以省輸費廣積儲以防調發識者曰此兆賈遺意也公既以才重尚書而用久次遷知辰州府至則下教諸邑凡十條又析　高皇帝聖諭約束之毋論山峒苗咸跋

竣趨事矣已復申明鄉約平市儈法繕庫藏勸農桑處郵傳禁妖巫請停調永保茁兵罷造河梁蠲免香稻米臺使監司皆欣然行之乃以問飭學官按閱諸生與講經術又勒兵徼取叛酋黃中平土夷爭地俱謂公彬彬質有文武辰故兩隸楚貴陽貴陽偏遠繇迂繄公治狀以故薦剡亟騰而楚稍濶遠撫臣以喪去有所望於公遂劾公多文飾而少實用宜調閒僻報可公嘆曰夫使我仍故武而事為之上者又當調使我遽改武而媚為之上者我有所不能已矣丈夫安能再辱遂即日單車歸公歸杜門課子讀書不恒出出則傾都聚而相率迎詫以為非人間人其褒然者則羣聚而尊師之談論經術揚扢今古毋不飽徃而公亦不徒出一切好行其德所表童先誼尤著如定世祠置圭田其傍已記始祖東窓公遺蹟已復放臨溪祖墓而樹之石遂為臨溪社又為其顯者御史中丞澐國子祭酒淘鯈佸侯旭等若干人立勳賢種德二坊

公之好著述自天性而尤長於　國家大典策議論高奇而不詭道其在郎署中則已謂　獻皇帝不當祔　太廟祀　建文紀年不可廢壬午死事諸臣不可不録　景帝不可不稱宗為一編欲上之不果蓋後二十年而繼公以請者至再三或報聞或報可然天下莫不以為的然之論而不知公固先之也郎時所撰三才萃見日益之晚年始成合百餘卷又撰六都黔考益終其身著述不休云

弇州史料後集卷之二十一

瑯琊王世貞纂撰

黃中南先生表畧

黃中南先生黃君得之舉於鄉以當正德丙子而中南為嘉靖辛卯其弟勉之復易魁其經十五年而兩為天下知吾吳有二舉於鄉以春秋魁其經於是天下知吾吳有二黃者而勉之一再試不利輒棄去為古文詞又工性命經濟之學天下乃獨好言勉之而勉之

設即少施設而無為之推轂至公卿者即至公
卿而問其所繇起赧然以故終其身短褐而不悔也黃君之久困禮
部也而部有崔侍即桐者其同年生謂之曰公
豈有意耶部幸司務缺肯留佐我我力能得之
銓曹黃君笑不顧曰小子欲輕相吏哉且吾苟
為而所與者而乃待今日黃君既已久次然其
於文章益有聲而鄉貢士皇甫冲王文祿少後
於君其聲相甲乙時相嚴聞而欲致之謂是三
生者久困令出我門下以顯當重德我而俱莫
能屈也黃君為人長身偉貌修髯目炯炯瞳子
類河朔大俠壯時屬其父公異授產與勉之各
千金悉裒以寘書於書鮮所不窺而所尤習左
氏莊子離騷司馬班氏史詩好稱曹謝岑李王
孟諸家顧其所撰詩若文則別為杼柚曰吾得
於機而發於機雖吾亦不知其所由來者安能

齪齪優孟抵掌為吳中名能文章家黄君與勉之而太原王守寵安定皇甫冲涕泣流瀣皆兄弟又交相貴善也勉之卒而有子姬水善其父言君恒歎曰吾弟為不亡矣謂其長子道美沒而幼子河水善少曰吾名當不後勉之今乃爾得非以而輩不姬水耶其黄君不好游富貴人所還往獨二家而相次凋謝且盡乃數過姬水城南第愛其花竹徘徊至夕乃去黄君七十五而前後所偕計吏自潞河舍舟躡屩之京即下第躡屩之潞河不乘騎曰若不脫諸生吾必不驕若足以為常至是當治裝行忽屬疾卒天乎乃竟悒黄君一弟以死而不令為所欲為且黄君偃蹇鄉貢士垂五十年而相嚴欲客之侍郎崔欲吏之而不得此豈尚為貴者黄君墜時姬水為之狀而司勛訪志之蓋又十餘年而河水之學成内傷黄君意悉取君文若隱居北游閒居客中右閻諸集與所纂校孔子家語兩漢博聞漢晋唐四傳唐詩二選仙家四書大冶小冶録

詩說集梓行之

俞仲蔚先生志畧

玉峰之東踞婁水陽者為俞仲蔚先生墓而先生之塋也距其捐館舍二月餘矣廬以內無停哭也廬以外無停泣也邑內外無停嘆息也既大歸視其紼有凝濕者蓋送客皆雪涕云而先生之友按察使顧君謂不佞童志最習先生宜為狀子最知先生宜志而銘其窆封之石不佞唯唯顧君之狀畧曰先生諱允文仲蔚其字先世峴山人婁業儒而其父評事公其始顯重由進士連任大郡司理以清幹聞入佐散署邑邑不得志病卒公是時未陸養莊事兄其而撫弟其能上奉祖母黃與母時咸得其志時人以是稱之先生雖從師受經生業顧好為古文詞多讀六季以前書至十五而為馬鞍山賦搜剔山事靡挂漏而詞雅馴絕不作時人語其名固藉藉矣又二載補郡諸生是時邑之耆俊若張納言寰吳貢士中英咸推先

生為忘年交而歸大僕有光行稍近名能經術
先生以古文辭與之角頗目為甲乙社云然先
生用調古試輒少利而又中更二太夫人變仕
念益衰減遂移書學使者胡植請以諸生老田
里固留之不得也先生家世窶薄又性嗜書不
別治生日以產挫其配梁至湔澼絖而助之猶
不給也先生獨夷然閒問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
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姑一食得麥飯少藜菜
佐之若梁肉矣先生益刻精於學所造五言
古進薄建安退亦不失陶謝而其於歌行絶句
俱宏麗有景龍開元風騷賦誄頌寇然昭明所
遴次晚鄙不盡爾也少工臨池久而益擅之其
小隸駸駸歐柳而上登吳興堂行筆出人褚河
南稍縱之則米襄陽八分自謂得西岳碑體以
方韓蔡蔑如矣先生白皙美風神秀眉目膩頰
飄鬚時時稱病病多頭風暑月恒御氈袷稍及
冬加以貂帽客至隱几而對之焚香啜茗竟日
談笑無凡語所酹應赤札頃刻數函無凡筆客

去亦無所報謁其最後秩益高名益重稱神交者徧天下諸以文請者不虛月以詩請者不虛日以草隸請者不虛刻徃徃得意去而里中子弟習先生者謂先生重和寡他嗜顧嗜奇不食酒頗耐食甘閒於鳥渚聞汪布甘果袖而薦之亦輒獲數行以相矜重而易行部使者若吾故人徐君佳徽繼之而學使者吳守王君道行中丞張君遵與中丞君遂旌其廬曰高士曰真逸御史卽君王君俱稱詔賚束帛酹米卽君移書欲得先生文以為式而先生意澹如也楚王以志楚聘守李君以志吳聘羔雁踵相接而皆力辭之獨參政王君叔果以三吳水利造賁為成一編書而已崑令之賢者曰王侯用童與今程侯達右文而高先生行每過輒談笑移刻然歎佩先生色以間不得也程侯嘆曰古所謂徵君真先生其人哉以故先生沒為禮祭復賻之至議舉而祀於學宮所著集若干卷藏於家王子乃

言曰始予與左司馬汪伯玉遇燕中伯玉驟謂曰疇為布衣冠哉而余未有應也伯玉憮然有間曰是在仲蔚矣謂名傳也者非傳名者也嗟乎士苟束髮不能通一秩而剽其侶以糊口於四方固無論已即其著者採觚翰攄藻麗下上今古而割榮自樹然得毋遊大人乎哉當士之始為業也實者九之名者一之及其就也而僅矣名者九之實者一之夫以仲蔚之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以託於著述也夫豈為剌促以希一旦名名就而實不衰志行不少削乃真仲蔚哉夫安得不布衣冠也子與之與仲蔚通也以不佞乃其相善殆甚矣仲蔚於今詩不甚推于鱗而其於古也行不滿郭有道書不滿懷素識者疑之雖然是不為俶倘弔詭者哉

彭徵士隆池先生志畧

王子曰吳中故名饒隱君子若皐伯通梁伯鸞其人者然其文采不少概見何哉傳不云乎身既隱矣焉用文之則夫脩辭之士外恬穆而中

勁俠者又何擇也余為吳人多從吳賢士大夫游好稱說文先生文先生沒則又好稱說彭先生咸彬彬隱德文采矣而彭先生貧不及中壽以死王子曰悲夫悲夫彭先生死矣即後進好稱說焉能更二先生也夫皤皤黃耆天下模楷文先生庶幾近之若乃因時為跡匠心成言應不狥物止不近名其猶在彭先生乎其猶在彭先生乎彭先生諱年字孔嘉其先清江人有隸尺籍吳者遂為吳人而彭先生之父昉嘗舉進士為新會令以不能其官輒去去不能其家益旁落居邑邑不自得彭先生廢外務顧謂婦朱精專其志而朝夕之曰柰何使二尊人食貧也自彭先生任為子而新會公怡然忘貧曰吾今而後知為人父者之樂也彭先生少頴卓嗜讀書讀多六經諸子史兩漢古金石言而不喜齷齪習舉子業新會公與配胡夫人相繼沒是貴作乃翁趣矣新會公與配胡夫人相繼沒彭先生毀骨立悉廢箸而共喪塋家以日益貧

顧其學日益進益多長者游彭先生為文章工詳腴下筆不數千百言不止尤長記傳贊詠詩大抵宗盛唐二杜旁及香山郢州精法書宗右軍黃庭魯公家廟率更九成行體翩翩眉山矣吳中好事家以不得彭先生書及詩若文為愧郡太守南充王公察彭先生孝廉上提學御史真定楊公為下博士師幣徵彭先生入郡庠而歲廩之已又檄彭先生應鄉試彭先生為一之南都登鐘山望大江而返卒不請廩曰是升斗天子所活士以俟異日用者吾安得食之居無何竟請於後御史斷馮公以免人或謂彭先生不為儒生服當服若居士者彭先生謝曰吾安能卑時吾不及時耳且吾敢倍實而冒其名哉吳中好事家既雅已慕彭先生爭納屨謁請至則奉酒炙為壽彭先生無所忤人人自喜謂得私彭先生彭先生好游吳諸名山若虎丘石湖天池玄墓尤數其所題詠流人間互傳寫之至帝為貴彭先生不為家裒橐中無贏金即以文

請得少贏金趣送酒家矣彭先生雖　游於酒人乎其內行淳備諄諄導人倫少弟沒無子養其婺終身有寡姊迎之歸婦朱亦時時能先其意曰婦苟以一簪珥負二婺者即為負彭先生先生既豪於文辭貌玉立秀爽甚然口不挂人臧否人故欲試之沃之酒至醉益酒之益恂恂温恭長者故相夏公辟彭先生為記室謝弗就後復有穢相罷以身後托彭先生畏百金裝為聘亦謝弗就問其故笑而不答於乎其介立獨往豈可與剌促嚇腐鼠者道耶然終始不欲去長者乃爾彭先生素強無疾晚得少疾即勅治後事時王子自陽羨歸疾作過吳門彭先生出視之為勞苦曰子憊耶吾乃能視子然吾不及新矣余怔弗敢詰既余歸病益甚然念彭先生病也無何彭先生竟不起不已而吳人張伯起為二賢行憫余與彭先生不起當彭先生不起能預為日至日炷香以測晷且盡曰未也更炷至半曰是矣遂脩然而逝彭先生乙丑正月十三

日卒嘉靖丙寅十二月初十日壽六十有二

顧參軍玄緯先生志畧

君諱起經字長濟更字玄緯別號九霞山人晉時有悅者官晉陵家其屬邑之無錫而子通直散騎常侍愷之因之遂定為無錫人至　明歷數傳而為贈太保公懋贈公有二子長為故榮僖公可學次鴻臚公可學以文榮僖公仕已貴過壯未有子而鴻臚首舉君彌月而榮僖公以贈公命抱子之謂鴻臚曰若壯不廣子吾可念也君生而秀頴贈公父子愛之既就傳塾猶恣其嬉不復問君一日忽自感奮曰男兒足下千里柰何挾祖父愛自棄折節讀五經諸子目誦千餘言不拘拘訓故而所結撰時出人意表君既長白皙豐下美鬚髯眉鬢如畫目閃閃若下電榮僖公益奇愛之後自有子子君弗捨也君始治書改治春秋已復治書縣邑諸生進補國子上舍為祭酒倫　生以訓所知賞凡七試於鄉皆不偶歸而益湛湮於墳典以博雅弦聲暇則

放游山水間有終焉之志時榮僖公自田間起
供奉翰林已驟顯重至八座人或謂君可乘而
家也君嗤斥之嘗卻千金之賂不肯為縣官居
間久之榮僖公以書趣君曰天蘄汝一弟矣時
不再来勉之君乃就都試而大相嵩與榮僖公
善而才君要致之直廬出應　制諸目使屬草
君逡巡謝不能退而語人曰吾故不及佞也明
午試吏部選人尚書吳公鵬奇其文實之第一
語榮僖公欲署以內右職君謂公柰何挾公卿
子而骫選人例亟請外得廣東鹽課副提舉君
之任旅謁上官傴傴若鷄群鶴咸目屬之然君
自匿秘不欲名榮僖公子相嵩壻袁生者非分
躡絫議行省奴視其屬見君不為禮君揖竟拂
衣出曰而借婦翁重耶我尚不為而婦翁客乃
為而奴遂不復往島冠與山徼媾而寇潮勢且
及惠而惠之屬邑曰慱羅最首為兵衝會關令
臺檄君往行令事君至寇益急而援兵至者往
往傳近郊而營頗肆剽虔物情尤洶洶君至首

令緩稍禾徹芟牧戒瞬睨備闌石布渠荅身自
行圖飭戒之有宵而秉障者捕得立令伍伯將
下箠殺榜衆咸惕息邑以亡他君又料民伍而
籍之博羅兵遂以精聞君於政多先教而後罰
嘗誨父之溺嬖而佚其子者咸感悔父子如初
尤喜倡文事肄諸生躬自校閱所旌拔後皆為
知名士值省試沿檄入棘御史才君悉以葺理
巨細委之君無所不精密棘中故有妖遇者多
死君禳而辟之迄試俱無恙群謝君謂遺我安
者顧君也君又以材無署舶務能悉滌其交通
接濟之弊有琉球國舶遇颶而漂者凡百餘曹
君館而食之皆得所君一切以廉平舉職亡忮
惡而其僚長居巢人崔姓者貪而苛好以小利
破散牢盆法鹽遂翔貴君數面折之崔陰以蜚
語中君上官察君廉無弗入會崔以覲事行而君
代之乃益務為寬便其始鹽斛百錢既僅五十
錢時淮商入重貲相嵩子下廣督府立譏以遏

廣鹽之行江右者使淮鹽擅之督府以問君君條對便宜狀甚哲督府歎曰提舉議是無柰昔跋鑿何議竟格是時藩伯吳公歎坐耗鎔金者案力爭不得憤然出曰吾不能以三尺為媚囚一戍二徒以屬君請乘悉從徒曰法如是足也抱廣東西故有通志而佚弗傳督府聘少詹事黃公佐總其凡而檄君與知名士黎惟敬歐楨伯輩副之君所任表傳獨得十九卷黃公門户高峻喜標置鮮所許可獨重君至則下榻談說移日曰吾有顧伯子日聞所未聞君以嶺表畢熱急急思歸上書幕府乞骸不許再上書請益力乃假以使事歸省甫抵家而鴻臚公卒矣君不以榮僖公故奪人子禮齊而三載尋以遷為大寧都司都事亦謝弗往而竟用廣事中忌者罷矣亡何榮僖公以徵假歸里亦病瘵卒　天子聞之方為　賜祭營塋君匍匐稱喪主而里中故讐豪以公之卒也治衆亟来剽攻勢若大寇君以二孤弟孱不任墨衰而白之臺臺為捕豪

甚急而里之顯者陰挾豪以擬君曰兩造勝負唯余口能賂我乎吾能使若勝君怒不應而客多從中交關於是君之橐鑰矣而後兩解豪既解輒復中君以他事君不憚跳之吳越諸山水君居恒鮮他好益好書出必五車自隨而范欽司馬姚咨逸人秦柱太學故多藏書悉出所有以貽君校讐編識不倦一切身外悉置之矣君故盛氣自好不易屈節而內行甚純備其壺鴻臚公也忽火驟騰穿中君奔赴呼救者不應門閉君手斷門牡嘔血數升藥之愈數歲扶毋夫人喪歸以過勞毀咽不食者月餘血疾復發感異夢復愈至是以哭榮僖公且為公事而屢中豪擿也意多憤憤一日驟感風搖右手不能舉然猶蹣跚行飲嘯歌嘯自若恒謂吾書搖不下玄晏而病過之所不如者為一命汙耳歲餘偶有所感觸遂不起所著述行世者曰夏小正補解大學衍義補要廣東通志表傳小十三經王右丞詩集類箋王司馬宮詞補注日省餘録會

真集記詩文七十一卷未成者尚書左紀史公紀傳評兩漢字通山海族辭句吳佚典羅浮續考辯圃陽秋編注述異記列仙傳注赤水袁珠譚錄俳談相字編省題集廣噱舞譜元白菁英玉襄陽詩注李丞相固實帚詩獵精肉言雋永詞鋒武庫八陣圖考莊億尚一百三十三卷至其亡軼者曰易墊語詩師春檀弓別疏書倉撮殘三傳鳥乙集續汲都賦水經紀乘屈宗談衡言仙龍集仙火編彪史世說劉昫録缺通語淹城集廣小名錄璚花圖經胥索坊譜歷朝埴品江左名畫記唐絶故粹白猱演連珠集大曆才子詩選唐四大家集缺尚齒録南華原詁文露沉詞塲畫律五管諫聞丘里鳩異記汝刻注釋千里面目麒麟函又一百八十三卷嗚呼以君其才使得志於格大之可以黼黻　朝著次之可以經營四方即不然而備太史蘭臺一職其於左氏遷固之業必有能紹明其統者小試而輒摧之又奪之年天之不

欲盡人才如是然君有不因格而能自成其不朽者又何如其壯也

顧廷評九華先生志畧 諱赴 編 鴻臚公可文次子

總角時即為通人邵文莊公所賞識曰此兒也異日國器者時鴻臚之長子曰起經榮僖公壯未有子亦子之與公俱貌而才以故榮僖公愛公與起經亡少異受尚書講業里中與王編脩立道尤烝議瑛齊名邊補博士弟子試輒高等引例入太學復與南昌萬懋卿溧陽馬應圖寶應朱子价華亭何叔皮僖公起自里中入待詔上林挾公與偕 天賜問及竹宮祠釐桓梁子寵榮僖公甚多所酬和之作非公屬草不稱 天子後司得之特賚以鏹幣太宰唐文襄公雅器公欲超格授以官少宰張文毅公不可曰腰褭驥景而馳奴輕就縶也公感之乃就試試而又不利謁吏部選人得滇之某衛經歷人以遠難公公曰丈夫墮地千里我而近誰當非近者且緣是而探金馬

碧鷄之勝以追蹤長卿子淵不亦可乎既之任以才試署昆明篆昆明滇都會邑也公所剖決立解有黠閽挾數緹騎以鮑司禮指求黔公金所過勢張甚至手批殺驛子黔公憂之計亡所出公乃盛騶從往謁與談司禮事不能荅鉤致其微實閽也而非司禮所幸亦不受求金指閽慚懇遁去黔公而下恃以彊已為其邑興學校肅兵甲屬歲旱徒跣而禱輒澍上官聞而賢之旌異交屬尋以職貢行公悉辭其費近千金道還無錫里倭驟来攻城勢且潰公佐令王其勤授兵登陴出奇而却之賊遁潰去幕府第功受上賞乃始致貢還遷貳臺林守行守事公益明習於政嘗條五便上之州黒青起公矢於神已竟寂然陸川寇来侵公勒習射士馳徼之殲其酋渠二十餘餘皆散走瞽府奉大司農檄徵丹砂於臺林公為言臺林故不産丹砂得非繇鴈洪求勾漏令誤耶洪從鮑靚隱羅浮未嘗至勾漏得勾漏砂也竊聞辰實産砂請市之辰便督

府不聽役徒三萬徧采砂礫林不得久之竟市之辰以解而公遂復奉貢砂役既竣事謝病歸公年僅四十餘白晳美鬚眉豐下善眄大冠高幘衣紗縠單衣曲裾後垂交輸雍容是都出入閭黨目屬之好讀書工古文辭非西京大曆不厝舌也書得晉人遺意其在滇與故楊太史慎皇甫司勳汸相倡酬謂公文似太史公詩在鮑參軍孟襄陽間嘗采明諸公先後詩帙之曰國雅又采六季三唐詩語曰秀勻要不必規規衡石而會心之致多矣別墅依惠山阯與戚執黃光祿圃隣皆極泉石之媺迺代主之雙鬟四絃感絶其藝絲楊肉馳飛白捲波丙夜忘疲每謂不恨不見稔阮恨稔阮不見我性既嗜吟而又苦思嘗觸雪墮深池中家人拯之乃得蘇公故名起綸字玄言至是更名更生字仲長最後行壠益深得若九龍蜿蜒者當驌嶺之白石塢中為黃公澗滙水傍瀉有丘若覆敦公大樂之墓而夢老人乘白鹿相勞苦質明客有貽公一玉

玦其文則巍冠而挾鹿者遂名其壤玉鹿仙丘曰吾蛻於是矣時銅梁張肖甫雲杜李本寧過公公乞肖甫志其壙本寧碑其丘時以公為達公孝友天性既後於孝事公念鴻臚公漸老無壯子乃以身任兩家養承事公既卒多內外倚公悉其材力以扞之業以不墮奉所後毋繆太孺人甚恭甘脆必備而鴻臚公故豪有園池聲酒游閒之好兩子皆出後於人時不給公拮据佐之不使有戾色及其居二父毋憂其毀戚毋以服閒也然至鴻臚公晚節舉庶弟悉遺產畀之不私矣歲時家奠必於慈創合享祠於南林祀晉尚書公而下凡十二室宗人薦醊以序囂然追遠敦睦之風自為文記之年七十一而病寢劇登樓顧盼久之命筆書遺囑甚詳將屬纊斥婦女毋得近強起浴沐更衣端坐而瞑時萬曆丁亥之三月四日也所著有應　制玄言訓藻感知昆明句漏譯秀舊林解頤赤城山園倡和集若干卷知非歷十卷輯奇觚若干卷併國雅

唐秀句行世者十之九

張孝廉玉山先生志畧

當嘉靖中而崑山之儁有聲公車間者毋如吳先生中英歸先生有光與張先生廷臣然張先生與吳先生竟不第邑邑以死而歸先生老僅得一第亦竟以拙宦邑邑死噫胡造物者予才而竟抑之也蓋先生娶於全有一子曰士淪其才如先生而不遇過之當其葬先生嘗手草事狀以請賢士大夫之以誌銘而不果既全孺人歿而士淪亦以痛發病死矣為士淪之二子曰進士棟曰諸生文柱既以全孺人納先生窆且十年而名成乃又奉士淪所草先生狀而益以全孺人狀而問誌銘於余

先生之先為汴人建炎中以避虜南徙至明而有諸生旭者生新城令能能生博士注後先以善政教聞注生刑部公鑾教授諸生有隱德是生僉事公寬僉事公嘗一為刑部郎奏最而封鑾如其官故鑾得稱刑部公云僉事公娶於周

而生先生為人駕肩廣顙修眉長準準上黑子
隆起五歲從僉事公令錢唐署驟災舍人子驚
求先生不得乃自寢抱印出僉事公異之俾見
客拜起如成人已俾就外傅握管受字即能辯
點畫波拂嘗有沿司檄而覘以下上者先生驟
見之曰非真檄也問何所得之曰於前檄篆得
之僉事公既驗而益大異先生曰兒任官矣嘗
有塾客要先生西湖而主具乃一吏者先生拂
衣起曰是將有屠閹設耶歸以語僉事公而頃
之其吏以侵牟藏緡見訐矣是時先生甫八歲
既歸自錢唐受易於梁九萬氏屬文蔚然尋按
察公罷歸欲使先生改授詩於浙東鄭氏未浹
旬而當御史試遂以詩報既射義姑意逆之時
御史為蕭鳴鳳者最嚴少可顧獨善先生遂補
博士弟子其又明年且試而後御史以爭齷利
有所望於僉事公僉事公憂曰得無以兒子餌
郤耶乃援例入太學
先生游太學而所為時業當祭酒湛源明張常

甫意凡三試悉冠其儕至戊子鄉試遂中式學士張公潮激賞其文曰是當一日千里矣然至會試輒不利而以文高同舍生有剽而取上第者人或為不平先生笑曰命亦可剽取耶彼且以吾大人日而貽吾於是日侍僉事公於里社詩酒間僉事公既才先生先生益自砥礪以父子知已而僉事公有文責輒屬先生先生具一草出輒成僉事公聲义之僉事公病亟先生昏夜走求醫躬嘗湯藥既卒哀毀骨立將葬衍求吉壤地致於弟不行因痛自責復別求得吉地先諸役負土石成墳葬而廬於墓者三月而弟會有他厄念不敢徹先生力乃力為救解得免自是為感動又嘗迎敗產之伯父使返著於吳淞築室居之歿治其墓隣僉事公曰魂魄庶相倚也先生既少而多疾其試應天亦以病疽幾殆而困公車久不能無中欝竟復病疽前是忽呼士瀹謂曰夜夢偕而祖會官舍語不可了而多悲咽是何祥耶既寢病劇猶能為七言詩二章

感激用壯無兒女子態亡何竟不起

嗟夫張先生挾文行稱至不得一第而又不獲下壽士淪又過之矣然而棟甫踰立而擢高魁所為程式文傳於世文柱少於棟而補諸生十試皆冠其取一第可芥拾也是何前者之難而後者之易也王子曰余讀張生狀益泫然焉語云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張氏今乃有始矣夫以張先生父子之才而不遇且至欲令人詰造物然以例夫吳先生歸先生之後而寥寥者又當何如也先生字元忠家玉山下因號玉山子又以其拙於世也別號六拙居士生之日癸亥二月之五卒而為乙巳十二月十九日得年四十三有文集十六卷文待詔徵明序之

三春文集十六卷文[illegible]

[illegible]十二月十八日晋中四十[illegible]

[illegible]六世居士丑夕日癸亥二[illegible]

[illegible]家王山下因鄉生山子文[illegible]

楊忠諫元配黃孺人志畧　楊公諱允繩華亭人

余讀史至趙氏客事未嘗不廢卷歎也夫死孤易成孤難古既已言之及余所親睹記黃孺人之成楊氏孤也益賢於能死者倍百矣孺人之章爭事觸權相孺人時幾諫曰得無為恒初夫子曰少卿公其再起為户科左給事中數上九乎謂浚恒也少卿公默不聽其最後論大官丞姦蠹見中輩語下緹騎獄且論死是時孺人與其子應祈質一空室委巷中日夜擘絣而絮

衣槨饘少卿公五年如一日矣應祈當有室不肯室以待少卿公之白也時　上方事祠釐久不竟獄孺人泣謂應祈曰若父業長繫而若且煢煢然不為一綫地耶於是強之室室於袁甫孕而應祈竟以奔走塗炭且不勝憂得疾死將死訣孺人曰不孝子竟不能白吾父耶應祈死乃舉子是為忠裕又踰月而少卿公竟就論孺人之誓死者數矣既而歎曰吾不憚溝瀆以從公地下甚易如狐孫何即此兒不舉公乃真死矣於是強力携其婦袁及兒扶二櫬歸旦夕上食悲慟感鄰艘稍聞未嘗不慰勉其婦袁影相弔也已而周視忠裕乳哺未嘗不隕涕又杜聲嚇驚之也至遘風浪檝有驚指麾舟人神色不小攝及家而家坐公久繫危廢矣孺人料理之治於少卿公時蒼頭有欲叛者孺人服以計不敢發門户啓閉出納井井既稍給三年治公奠葬事自孺人經畫毋闕已乃稍推饒以贍宗姓貧者諸婚嫁緩急即不幸而疾病死喪亡不立

濟忠裕稍稍長則為延明師課之業且成而會
先帝即位下　詔録蒭寃表遺直追拜少卿公
今官　賜祭録忠裕入太學孺人悲咽久之乃
戒忠裕曰而祖死忠而父死孝矣吾所以不死
者以而在也且以而祖而父死慟而一官苟不自廓
大而嚮廢先業我何以見汝祖於是忠裕感奮
益力於學孺人既積儉勤起資小拓遂委家秉
婦表屏居服餌唯為忠裕娶婦一出視而已孺
人晚得末疾寢劇從容理後事已顧忠裕曰吾
今復得侍而祖且毋而父矣好為之我可以藉
手見矣遂不起得年蓋六十有九忠裕之擬祔
少卿公以奠也手事狀屬余誌銘之夫微忠裕
狀余不為不悉也少卿公之仗義也其獲昭雪
也蓋余先御史大夫俱同日云嗚呼先太夫人
之與孺人同稱未亡也則前孺人八載逝矣不
肖貞之與應祈同稱終天也固愧復而生哉余
雖悉孺人家三世然何渠執筆即筆再執而再
擲腸幾為寸斷矣雖然微余孰為之志銘蓋狀

言楊氏有玉峯公瑋者與西陂黃公明俱宦副
梟志業相善玉峯公之子晴川公乘道妻於戴
而生少卿公諱允繩字翼少別號抑齋西陂公
之子憲幕公籍妻於晴川公老而多疾性癖動
為仲顧陸夫人愛之得隸閫中托孺人雅能先
其指籍籍勝婦矣既歸少卿公而戴夫人已捐
館不及事事晴川公晴川公老而多疾性癖動
孺人躬治湯餅潔修晴旦夕上食夔夔又嘗迎
其丘嫂之婺張者事以姑禮撫其長女之夭於
褚而遺之者子之沒齒不倦玉峯晴川二公咸
有遺勝在室孺人調衣食而推遜之咸忘亡也
其助少卿公治家以寬公於讀而舉進士成嘉
靖間名諫臣諸余所未悉者即成孤可推已夫
豈惟一孤少卿公之為忠應祈之為孝而婦表
之為節乃孺人以一婺女成之彼趙客者故丈
夫子也茲不尤難能哉

陳烈婦林萊表畧

林萊者故大參公舜道女也其稱陳婦者何死

而歸於陳也其稱烈者何以義死也名萊者何大叅公有二女長曰瑾季曰仁而仲獨產於萊之文學宮舍故以名也萊生而婉孌共女職而性尤孝友母病目晨興輒以舌砥之及除而後已林公嘗夜讀書至孟子死徙無出鄉童萊傍聽之請曰此為何書也而若有意者林公為訓所以則曰彼猶踈也而戚今夫家室之內若姑婦姊弟妯娌戚而踈者何也林公曰踈而戚者古人獨然耳女曰必古人而後為人也耶林公亡以對則謂萊母識之是必能以倫節顯彤史亡何長樂之御史中丞陳公省司金華理而林公時令仁和同年復同好壤相接也有子曰長源與萊庚相次才貌相當也遽委禽焉最後六禮畢萊行去林而為陳而長源以讀書過瘁卒而神傷且曰吾其死矣人或謂之汝林而陳耶不陳不成婦汝何自死萊怒曰誰謂不陳而以

余之名氏歲月餘而犢之以歸陳則余既與聞之而忍自昧固請林公得禮赴於陳執婦喪而後死之復寄聲陳公治而仲奠者容棺之墟必兩其廓乃可林公曰使女瑾與仁百方尉解之咸報曰夫萊猶石耳是可碎不可柔而轉也林公為貽書示陳公時陳公有母之喪而林公亦有母喪則相與謀曰以凶歸所不忍以好歸疇與主之姑倓喪除乎俄及暮萊大悲咤曰得無緩我而覬奪吾嚮乎遂不食積七日嘔血死陳為合葬於嶺西衬其姑莊孺人之兆而志之於是閩之薦紳士人俱哀而誄之敘之或曰萊女也而婦其行者何居或曰林之淑也非陳淑也有父母在不成為陳也吳郡王世貞曰善乎吾師曇陽子之夫徐生而擬殉之也謂其父以不食祿者非王臣乎哉夷齊不祿於殷而為殷死李業王皓王嘉不祿漢而為漢死王裒不祿晉而為晉死周朴不祿唐而為唐死雖然彼猶計以為無所復之耳陳之幣在林而林之名氏生

歲在陳則幾委質焉然以殉父母則孝也以殉夫則烈也孰得而持其後嗟乎烈士死君烈婦死夫死而守其是者恒也然而猶知有所謂是也死而以名死者死而以情死者死十固不無一也萊一女子耳非有講習聞見之素是二端者不一與之其黯然者天真其惺然者良知哉則烏可以無表是表也以不俟之汗而陳公乃有取焉雖然非萊志也

弁州史料後集卷之二十二　序記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海漕奏議序畧

不佞廬居中而叅政潘君允端以漕海事見諏曰是役也今大中丞王公寔司之而公之長齊藩則嘗精言之業已斷之矣不佞居恒仰屋而歎以天下大矣而卒然而驟與之社稷之至計而無一人能辦者乃王公奮而獨啓其橐鑰何

勇也夫目不習二百載掌故則見以為鑒空身不涉數千里外則見以為蹈險不覩利之大則詘詘焉馬而日攻其損不識窮之當變則斤斤焉而奉其故常以此胡輕言漕海也是時大司農奇公簽且欲以嘗公白發帑金三萬約以春計入米至十二萬石搢紳大夫睥睨王公作何狀能使無虞於簡書而公所檄募江南舟以其人俱至魚貫受束約往長風大濤之中衆所脅栗摧首者若公親拊循而為之勉爭先而恐後公所願指符授又若三老長年狎海若驅風伯而夙與之相呼應也大司農竪公前後大簽亡弗讐上計當封拜廬守其竊嘉公之績且謀所以示後人集公後先疏議成帙而合梓之不佞獲與寓目焉乃作而嘆曰王公所謂社稷臣者非耶令留侯借前箸蘇客卿鼓說賈長沙陸敬輿執筆劉士安佐之卒何以易此也其所陳漕海便利亡論析秋毫墨守難破已善乎其言天下大勢也其略曰唐都燕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

也有險則天寶貞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梁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國家都燕北有居庸亟閭以為城南通大海以為池險與水共之而乃自塞其利者何也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今舉國而聽哨漕河者何也一夫大呼萬櫓皆停腰脊咽喉之譬不可不慮是疏也即經紳大夫睥睨王公者有不心折脣噤者乎公前後大笑亡不讐者固預讐之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夫連數十萬之衆拒敵於千里之內而破降之不為非儒功然猶之乎決癰疽平疢痛漕海以輔河使國家無憂乎腰脊喉咽人一日不食則困七日不食則斃此其功寧癰疽疢痛等也元胡人耳舉全墓而付之清瑄輩黃金虎符萬户以下出入其手召募徧東南而莫之問清瑄故自以權利敗然國用足而民不擾失

在人不在事也衰季政瘝弁髦財賦之地而棄之人主仰吸息賊口而卒與俱敗事與人俱失矣今受事漕海者有如王公及潘君其人不亦得哉顧所以委寄之專否報賞之隆微鼓舞財成不惑不倦稱母失事者在廊廟諸君子而已

王公名宗沐字新甫南強仕歷諸藩臬長有所不可輒投劾歸卧臨海山中著書數十萬言皆談皇王經濟之略

天子異而用之潘君上海人

御史中丞林公奏議序

御史中丞莆田林公手次其前後奏議五十六通合數萬言而以書請世貞曰吾子其序之嚮者有成言矣書至其人隨以林公訃来則公朝發書而夕不祿蓋絶筆也余既為位哭公而讀公之奏且讀且哭曰嗚呼天奪我敬輿何速耶而不使終惠吾吳民而又不盡究公之所未言則又嘆曰林公嗚呼亦足以死矣蓋自　今皇帝即大位下書褒予諸言事者於是諸士

大夫爭自刮剔思有所以自効庶幾一二裨益社稷而其大究乃在欲有以自顯見給事御史氣益發舒　天子至不能盡讀其凡而六曹吏困覆議手腕且脫則又相與追數　世宗朝貴溪分宜相當　國柄以刑僇劫鈐給事御史口至嘿而亡所持爭曹吏幾得時時休沐媮快也乃林公當　世宗朝為南牀獨不然分宜相雅庇私其屬寮公首論祭酒某罪　天子赫然怒置之理而公又論劾分宜所絶幸愛客都御史懋卿姦惡萬狀分宜為庇之報聞則又論劾分宜而懋卿及伊王後先則敗戍及長繫有差於是林公則又持分宜子侍郎世蕃與其私客又為庇之報聞居無何　上用御史鄒公言罷分宜而懋卿及伊王後先則敗戍及長繫有差於是林公則又持分宜子侍郎世蕃與其私客前中書舍人羅龍文大逆狀上之　天子為置獄悉按捕其黨與論大辟籍其家貲財嘗縣官租稅半分宜貧老至不能名一錢寄客以死海內亡問識不識加額頌　天子神武次則歸賢

於林公而願其老壽長為縣官掃除奸宄林公
遂用諸大臣推轂至今官始林公来江南大吏
咸重足不寒而栗曰是夫也是死祭酒蔡藩王
公何林公来則寬然長者所按部延見父老問
成都御史餧故相而碌碌一侍郎與舍人者將柰
民疾苦以樽節惠利為首教其所條上封事如
請寬卹疲困計民運清伏田祛積弊表節義卹
耆哲豁虚徵　召賢輔即亡論所報興罷固鑒
鑒為黔首稚席者也當　世宗朝天下固難
于言矣而林公獨易其難者以為不如是不足
以振天地之神氣而牧天下既渙之心當
今皇帝初天下之人自喜沾沾以易于言矣林
公獨難其易者長慮而迂顧以為不如是不足
以培天地之元氣而安天下已萃之心嗚呼公
真社稷臣哉夫林公春秋僅四十以死海内之
士大夫父老當為之嗟咨嘆傷而又疑其所願
于公者垂也然竟百千年而讀其書凜凜有生
氣不稱為一世士其於壽考何限哉吾故為序

其所以而致既於
者相貴溪分宜而後難也

管比部奏疏序 諱志道吳郡人

當江陵相君之有父喪意不欲去位而 天子
詔留之是時管登
銓部與同年趙吳二太史善相約上書請用甲
令罷相君位俾持服二太史之書上而兩比部
一進士繼之相次得罷去登之念以江陵之去
就輕而宰臣之不服憂重即數君子之議格業

已童童明著矣而又贅之是顯為名高也者遂
輟不復上至明年乃熟計天下大利弊凡九條
可萬言上之 朝其最重者復議政之規務講
學之實闢進言之路大要欲使九卿巨寮得與
閣臣面計可否凡閣臣缺必外寮與翰林衆伍
而用而至於所謂闢言路者則直指廷杖諸君
子近事之過相君讀之再三臭息咈然曰是不
欲使我總百揆耶彼庶僚也冀異日得為剛成
君緩頰而據應侯位彼且逼我而登之它所言

公銓擢之法釐巡察之弊又多詆訶用事者相率而造相君所以危語傾登之於是其所陳處繁宗定漕計杜邊釁數科試咸鑒鑒可行者一切報聞而久之相君復微聞登之與諸君合謀勒居喪前事計登之所陳釐巡察條內欲脩高皇帝甲令分巡與御史杭禮御史勢重必不可反乃出登之按察僉事分巡嶺東諸郡欲以是困登之果復申故甲令及諸公移約束且請併母屬督撫先後疏聿上皆不報登之至部欲稍稍申其志不遂而御史之白簡上矣登之竟移疾歸主計大臣遂以有疾去登之登之實無疾也尋相君物故諸姦大敗露　天子悉召用忤相君者豪舉跡連不復可勝數而登之數奇尚猶在嚢嗜中不佞讀其疏草而嘆曰是賈長沙陸忠州儔也其文壓於時小不能脩而決脉中的若秦越人楚庵尹亡論今不以為醫經射訣者幾希且夫賈長沙之召傅寵王也寔供奉京中邸閎通大計屈於年而止耳忠州旋拜相

而後謫然長沙之筴十讐八九而忠州之議不能伸二三君子以為長沙顯耶抑忠州顯耶三歲來屈指登之九條獨不能使分巡與御史抗禮其它亡所不推行業已見成績即不竟庸登之何害雖然以主上仁聖與公卿大夫之明不愛旃厦之地以待巖穴吾固知登之之必終見庸也

朱大司空新河集序畧　諱衡

新河集成諸領大司空朱公功者亡慮數百家文亡慮數十萬言雖其言人人殊要之大公功而危公之所以功不易則若一也世貞受而歎曰今之所群然而頌公者與昔之所齮齕公者其人非耶則何啻霄壤焉蓋嘉靖末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入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於是沛水逆歷湖陵以至谷亭四十里其南溢於徐為浸俱破漕　天子聞而閔之咨於衆而得朱公以大司空無御史大夫往諸治河撫漕中丞監司守令悉受束得一切便宜行事衆或謂灃舊

河便公獨曰不然夫黃河之為決也若大盜然
漢武帝竭天下之力至人主沈璧馬從官負薪
石而後能勝之而為立宣房宮作歌以侈大其
事說者猶以為不若避之便者河與漕爭道矣乃至欲隳河
不與漕爭道也今河與漕爭道矣乃至欲隳河
之害引而為漕之利是延大盜入室也故勢不
得避則逆而捍之勢得避則順而徙之夫徙與
捍之間而吾識其說矣中丞盛應期者嘗議別
創河南陽折而南東至於夏村又東南至於留
城以通漕事中廢公行求得故趾喜曰是迂可
避決而近可漕也筴之役夫可九萬有奇粟稱是修上之報　可諸言濬舊
四十萬有奇粟稱是一旦捐而予潰河不
河者交難公曰河性宜有常及舊河獨不能及
新河耶今朱公鑿空而勞十萬人之力損縣官
之金錢數十萬緡粟稱是時　天子意不能無動而
知何以稱塞也當是時　天子意不能無動而
獨朱公屹然於橛橜奮牖之間以與士卒共甘
苦諸傾僂胝胼之衆不以咨而以頌　天子廉

知其狀乃稍益信公逾歲告竣河亦引分去歲
漕受計如約　璽書奬下　賜金遷官加等昔
之所群然而齮齕公者轉而為頌矣自是更三
朝　人主愈益唯朱公重重在　宮殿山陵則
公召而壯重復在河則公復借而南公且以司
空百揆矣乃集群公卿大夫士之言而梓之曰
吾非敢以侈大如前人也夫孔子之聖從政焉
而不免毀公孫氏之賢為鄭焉而不免毀且吾
安知始吾聞之漢將軍充國之言曰吾年老矣
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閎
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為陛下明言兵之利
害誰當復言之者夫進而疑功退而疑名乃不
一避焉而務為實以示夫後之憂社稷者何昔
臣之忠篤懇厚后此夫今而後知　國家之於
利也任事之貴勇而任人之貴專也則在茲集
矣夫是故世貞亦不以為公嫌而為之序

宮保大司空潘印川公治河序

湄公之卧吳興三載所而　天子思公治河功俾以故節撫江右久之入為少司寇未上河復奏決　詔超公為御史大夫領左司空以軍興法治河得便宜從事諸河隄使者自青墨而下至黃綬皆聽約束公乃大集群吏而謂之曰今者與若治疇亟也夫漕河之有南北也淮實扃之其北自徐而南抵淮則皆受黃河之水黃河溢而旁決則淮以北皆魚而河之故道細而不能漕淮河得黃河而浸益高其尾閭滯於海而旁入維揚之漕河其半受淮之水尾閭壅而不時洩則旁入者怒而潰淮以南皆魚而河之故道與決田共而不能漕今者與若治疇亟也或對曰北河決而河涸不能漕也姑棄之其決可鍤也將別為道乎公歎曰不然棄故河一棄不復也因決而漕易於開支河河不兩行也別道海鑿空不易也吾其先疏尾閭乎則又以橇

而畚鍤難之公乃揉輕舠循海口周覽而歎曰吾得之矣夫河多潰而不入海者以多潰而力也河性猛而不能決溜而入海者以多潰而力分也欲疏瀹則莫若使河順流而力專欲河力專則莫若高堅其隄埒欲防河之善潰則莫若於隄埒之外為遥隄以郭之使潰河有所遏而歸於一議者塞公乃徙江公具以其說上請　天子覽而是之與今相國張公謀下其疏大司空大司農計利便上報　可公

繇是大庇郡國材力盡淮南北而里分之謂即中余君（毅中）率若屬維是淮北桃源古城之南隄及遥隄增築之決口塞之常為壩若閘者治之謂參政龔君（大器）率若屬維是徐邳之役視如余君（季勳）率若屬維是靈睢象山徐州之北岸至徐州南岸役視如游謂臬僉朱君（東光）率若屬維是睢寧之南岸役視如張君（純）率若屬維是桃源之役視如龔謂臬副張君　率若屬維是淮南高家堰而北出閘沿淮

原件短缺 P14

之隄增治之決口塞之當為壩若閘者築之謂主事陳君瑛率若屬維是清江浦之役視如張復謂前臬副張君純率若屬維是淮安之新城北舊隄柳浦灣高家嶺之役視如陳謂臬僉事邦直率若屬維是寶應之役視如張謂楊守虞君德燁率若屬導高廟至儀真淺謂淮守宋君伯華若壩既僝工公乃偕江公往来拊循之諸君亦自勉與吏士分功版築閒不浹歲而告成事大約省費計初額減十之五右隄之是餘卒之河海之壅闢而漕不病乃其告成事不過曰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而已推公意寧不獲以其身當上賞不欲使國被實費而河卻實利於戲豈不亦曠然純臣哉不佞嘗讀河渠溝洫諸書終始西京二百年所治河不過能避河害而已自用守畚係言而山東之餉罷未有能引之為利者夫以孝武之暴悍必罰而汲黯鄭當時塞瓠子之決輒壞而罰不報其後使者王延世塞館陶金隄之決功至微勘耳賜

至秩中二千石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甫二歲而河復決大將軍鳳言之而不以謫延世及再塞而復拜黃金之賜如昔彼其屬罰崇賞視軍興令獨天淵殊者豈有私故哉以河變無形而功不易也今公所告成事不唯去河害而長有河利且　天子坐明堂享六服威無所不加而肺腑喉咽之地得潘公為之植公縱不自名功所褒賜毋論延世輩又何下陶唐之於姒氏哉不佞竊謂公之功一世功也其言借水攻汾以水治水則百世功也聖人復起不易矣諸君試以賀潘公且質之

陸太宰五墓公七褒序畧　諱光祖

萬曆十七年己丑臘月南太宰陸公上書致其事　詔謂公老成端亮清望素著強留之不聽歸無何為十八年庚寅公壽七十矣二月朔為公懸弧之旦而公之鄉卿士庶尹若而人以不佞之習公也與公之私不佞言也徵辭以侑百歲之觴不佞於公通家兄弟也先人大司馬從

公之皇考贈少宰公第於幸丑不佞貞嗣從公
弟於丁未而仲氏太常敬美則與公仲學憲君
偕已未第馬蓋世講通家禮其悉公無論雖
然使我更僕而數之寧有如　上之所稱老成
端亮清望素著者乎夫不佞之托交於公者四
十四年矣而僅能得其事者何說也公之成進
士也分宜相時當國匿其險而欲以虛名籠罩
天下士公醜之而宗人大帥其其權亞分宜復
借公為重公逡巡從選人格得邑令去既政成
當徵備臺諫而復避遠之僅得南散曹去分宜
之客尚書趙以兵事見辜　工出南討陽浮慕
公辟之帷幄而公時時以正誼格之彼不能有
所加於公公亦不為之下及大帥逝客趙斥分
宜又之乃敗公始徐徐出繇祠部即遷考功以
至選部時太師徐文貞代當　國盡革其故而
虛心以聽公公益得發舒即祠部秉禮以抗中
貴人即考功文選壹志以塞諸倖實其所登進
巖穴及沈抑在下者必天下之所稱賢長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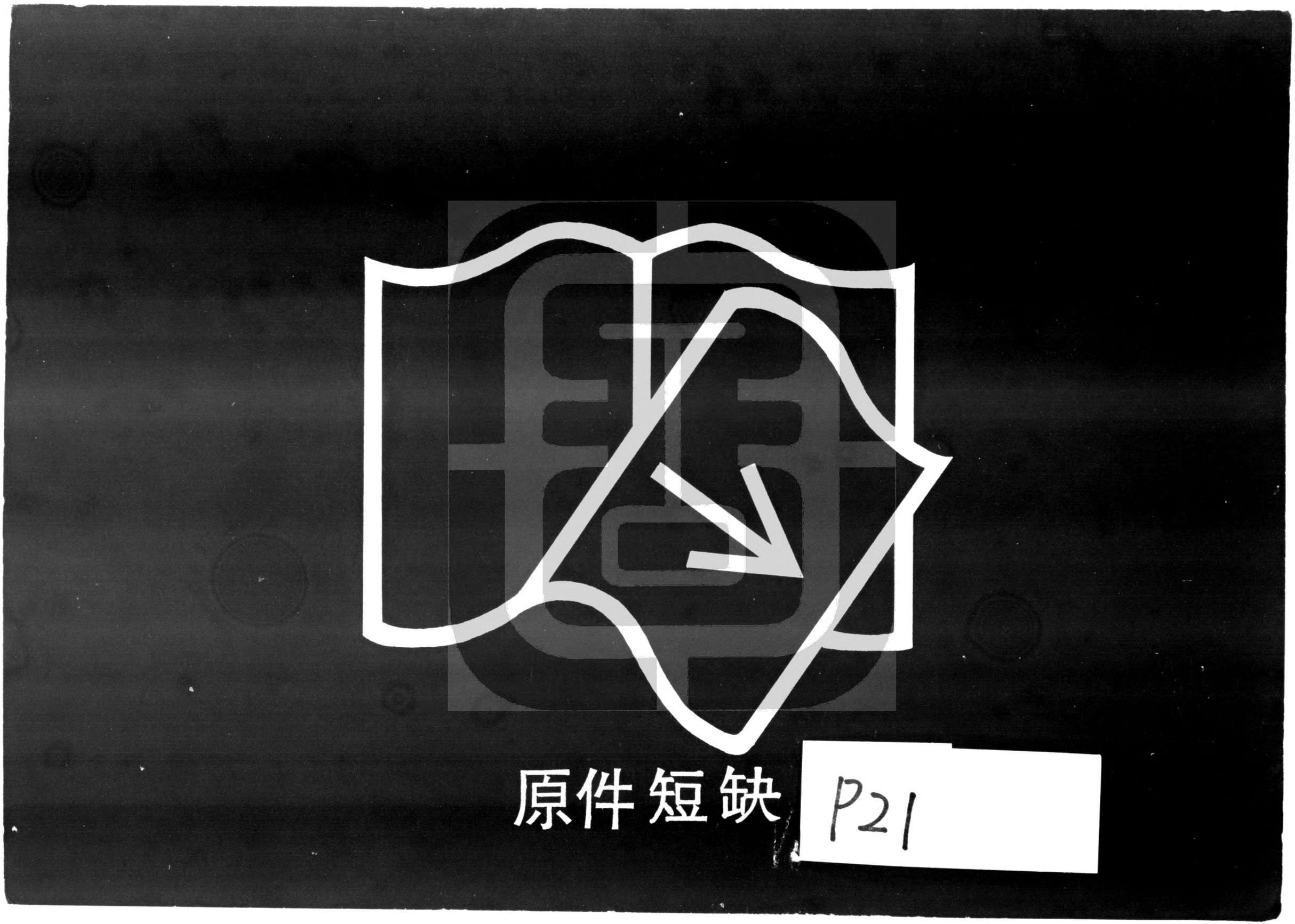
所抑詘必天下之所詬以陵陋不齒者也不然則其有隱德陰伎而偶未露者也公信心自是即父而文貞公不能無少齟齬見中忌者以歸未幾而文貞公亦罷政公往來雲間里與文貞公下上議論毋少讓及用事者與悍相比而脩郤於文貞公起大獄窘之子姓就繫餘皆鳥獸散不能召門下一客而公獨竭心力百方居間毋少匱諰及事解文貞公乃歎曰吾愧與繩吾愧與繩當公之在郎署時與江陵公石交諸所以相磨礪有國士風拜相之初蔚然重矣而公尚憂其汰以書時時風之及入為少司空而江陵公之汰可知也公俯俯力諍至面兩赤而不已卒拂衣歸及再起少宰而言者揭江陵之短至欲加反逆法赤其族下廷臣議公毅然曰江陵權臣也非逆臣也且使端揆之地而汙此名何以示後當是時公卿之有遠識者皆心服公而不能快甘心者之意公又拂衣歸公自成進士以至於今凡四躓起矣而松桓之操與董桂

之性如故公之急人也若已而其急人之寃也甚於寃已其所是即讐弗避也感與大臣弗避也其所非即戚與大臣弗諱也公性廉無所取而又好施舍五服之內外取資若囷廩而微信浮屠法歲之斥往往與衲子僧廬共之以故恒不給而少宰公之產未半挫公夷然不屑也嗟乎華褒之褒所云老成端亮上何暇習公事顧其寃不聆合乎否也聞公且復清德此四者有一之不聆合乎否也聞公且復上書以年至請夫　上之知公至矣而公之所以報　上者當遽恝然已耶詩不云乎酌以大斗以祈黃耇又申之曰黃耇駘背以引以翼然則　上之所祈於黃耇者祈其引翼也公毋遽言去其強強精神加七箸　上旦夕召公矣或謂不佞貞子少於公五歲且上書力以骸骨請胡不以已為公鵠而強留之不佞生平在毀譽閒老而尚不免宜去公目烱烱然齒決如少壯而余舌枯而齒墮盡宜去是故余不敢以公之一日余留且負　恩宜去公留一日為　縣官益

去擬公亦不敢以公之番擬我而姑叙其所見如此

屠儀部赤水公青浦政記畧（諱隆字長卿鄞人）

長卿縣選人得頴上令頴上劾邑也其民貧而吏拙長卿一摧筆而理解再見顏色而攝吏若神明民之慕愛之若赤子之戀乳哺而不忍失也長卿所為文章益富剌史上計最而松乃有青浦者名為巖而新其田乃割華亭上海之會多下中錯又多交關匿賦而其民又益以嘉定崑山二垂有徑訟相率而互為逋藪前令儘三人兩以不振去而其賢者亦僅孳孳奉公牘而已不能有所振刷長卿既以才調其邑豪相戒匿而窺長卿之張置長卿故為一切長者甫至大霖雨諸堤且就潰長卿朝夕蔬食袒跣禱晴而閭行民益土石於堤以拜之手畧緡鏹勞其勤者而囊粟以資匱者又為文數神且願以身當歲讀者為酸鼻是夕霆震雨亦為霽而民閭諸堤皆堅好比秋諸比邑災獨青浦不受災而



原件短缺

P21

臺使者大興水利當農時悉僦赴河長卿持之曰治河以利農也而先奪其時何以稱利召三老率而子弟就鋤耰有我在毋患也蓋農畢而河事亦就緒復議大均田長卿謂青浦苦賦重而田瘠諸賦浮田者三之二稱者僅一而田浮民者無幾我將為民減賦邪將為縣官益賦也自是青浦賦不復益使者亦不能以格繩之邑故有田非不毛而農不任畊相率徙避它所田幾類甌脫長卿捐俸以倡諸豪使各貸白貧農

六尚部於中書省尚書秩三品侍郎四品當是時兵部統平之職悉歸之大都督府而所領僅兵籍雍容奉承相教令而已其後欲損胡丞相權使尚書侍郎得別奏事取　旨未幾而為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不置季政於六尚書部進尚書秩正二品侍郎正三品移治於洪武門之東析大都督府五之而歸其權兵部兵部遂以重聞天下　文皇帝之七年　上幸北京六部之職如故而置行部於北以分領庶務亡何

改行部為六部仍歸政於南而兵部獨　上親
御六師討虜及下南交狹西域權漸移而北亡
何六部之政亦漸北矣洪宣之際北部俱稱行
在而在南者猶仍故稱大抵有其名而無其實
有其署而非其政未幾在北者落行在而在南
者加南京以別之於是名與實俱北矣獨南京
之兵部稍稱重則以總統諸衛故而尚書奉
璽書佐留守勳貴臣而制其柄故班五部上然
其始亦不專屬之兵部也成化而後始一矣